

餘川籀

乾隆戊申武進趙氏  
亦育生齋校刊真本

羣碧廬

精刻本



徐川集

校刻斜川集序

內閣中書

舍人趙

懷玉

謹

蘇氏斜川集南宋以後流傳已寡康熙閒有

詔索之未得故四朝詩中祇錄一首以存其真自餘贋

本大率因謝幼槃劉改之二人名與叔黨相類竄其集

以欺世東南士大夫家置一編而不覺近日蜀中有新

乘斜川集亦龍洲道人作也乾隆辛丑冬集大興翁學

士蘇齋脩東坡先生生日之祀學士手編示余曰此叔

黨斜川集從永樂大典錄出可以證諸贋本之非乃取

集中大人生日詩邀同人和焉會請急南下未及假鈔





以爲耿耿越六年丙午客授桐鄉偶語鮑君以文則以文已先屬其友人仁和吳君麗煌錄寄喜極欲狂亟索校閱有可據引者條疏於下雖未能復宋本舊觀廬山面目庶幾可睹矣夫人情於不易見之書則尤思慕弗釋必力購得之而後快矧祖考名德奕世稟承其文爲史傳所稱其行爲家庭所誦光靈未泯簡冊亦神宐爲世如何珍重哉今觀其詩文具有家法東坡好和陶而叔黨有小斜川之作東坡善言兵而叔黨有論黎事之書出處進退未忘家國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下惜乎身處末流仕又再黜軼軻道死不獲措其蘊於天

下是則才人之不幸夫然四庫之積浩如煙海君文於其閒直一稊粟耳沈晦伏匿至六百數十年而卒顯於右文之世不可謂非幸矣是集著錄於宋史藝文志爲十卷陳氏書錄解題馬氏通考卷數皆同茲從大典所錄殘佚之餘厘釐六卷乾隆丁未四月付梓中間作輟涉冬而後蒞事商榷讎勘以文一人而已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春正月

題辭

校錄斜川集寄鮑以文

仁和 吳長元 麗煌

蜚煙蠻雨獨相從筆下波瀾嗣乃公人誦高名瓊海外

天畱遺橐玉函中鈔自永樂大典清游乍識匡廬面舊時行世皆贗本

晚景還傾靖節風叔黨晚景以淵明自况寄語隱湖毛處士蘇門

會策汗青功

吳麗煌寄示斜川集志喜

歙縣 鮑廷博 以文

湖陰水竹繼高蹤海上文章喜亢宗蘇氏昔元推怒虎

蘇氏三虎季虎尤怒當時語也葉公今始識真龍颶風一賦猶堪補颶風

賦從宋文鑑補錄 小圃三詩邠更逢惠州小圃五欣賞不忘知



已共遠煩千里手題封

趙味辛舍人刻斜川集成詩寄麗煌

奇文一卷抵璠瑜寄遠曾勞使載驅汗簡空期毛子晉  
布金端藉趙凡夫幾聞藝苑名三世會見書林榜四蘇  
淪茗焚香還細讀賞音千載未應殊

放翁詩焚香細讀斜川集

斜川集目錄

第一卷

古體詩七十六首

第二卷

古體詩三十七首

第三卷

今體詩一百七首

第四卷

賦二首

文十九首



第五卷

文三十二首

第六卷

文七首

附錄

遺事

訂誤

斜川集卷第一



正月二十四日侍親游羅浮道院棲禪山寺

案懷玉

集有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首是為紹聖二年作

淡雲曉蔥蘢野水清可揭山明草木秀百里見瑣細人  
閒境愈靜地暖春先逝桃李已青枝落花空覆砌涼風  
稍可愛習習來衣袂赤日雖未苦炎炎逼裘毳道人疑  
有道羽服襟裳弊晨齋爨無煙含糗聊卒歲空堦指萼  
撥破屋緣薜荔拄杖挑笋蕨折柳樊蘭蕙居夷信何陋

眉山蘇過叔黨撰



卽此可遁世敢師浴乎沂不數山陰禊人生行樂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懷故鄉吾駕隨所稅

人澆

懷玉案紹聖二年坡在惠州有小圃五詠此首及枸杞一首蓋是時同作而佚地黃甘菊

薏苡  
三首

草木異所稟甘苦分炎涼人澆獨中和羣藥敢雁行雖微瞑眩力頗著難老方譬之古循吏有益初無傷安神補五臟自使精魄強羅浮仙者居靈質不自藏移根植膏壤極葉繁以長東南雖異產遼海誰能航誓將北歸日從我涉漢湘種之睂山陰得與伯仲嘗

枸杞

春槃擷新芽秋筐得紅實霜根釀我醪色味兩奇絕老人鬢已絲處子何由得早佩斯人言百歲真瞬息今我幸未衰妙藥況咫尺食前得珍蔬新釀掃故疾瘴海風土惡地氣侵腰膝元鬢或偃僂襁褓顏已黑西河安可冀北歸願如昔區區摘蒼耳麤陋非所敵

次韻叔父浴罷

懷玉案子由浴罷詩載樂城後集紹聖四年坡在安化軍有和詩此

蓋同時所作

黃門昔萬機下士勤握沐今已與世疎雅志追沂浴丹田有宿火如比陽來復轆轤自轉水離坎俱實腹謫居百事乏惟喜薪水足時濯西風塵一寓歸鴻目勿驚髀

肉少衣褐真懷玉明鏡雖無垢新苗良待沃而餘餐巖岫露重膏松竹更觀雲入山心與境同熟道書如雨初晴雲入山林

之語珍重耆城言妙解何須讀潔香非外求清淨常返矚物初信可游儻來非所卜益師莊叟言養生貴緣督

次陶淵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韻懷玉案坡和陶詩有正月五日與兒

子過出游作是為元符元年在儋州作

歲豐田野歡客子亦少休糟牀有新注何事不出游春雲翳薄日礮石俯清流心目兩自閒醉眠不驚鷗茅茨誰氏居雞鳴隔林丘曳杖叩其門恐是沮溺儔但苦鳩舌談爾汝不相酬築室當為鄰往來無憚不澄江可寓

目長嘯忘千憂儻遂北海志餘事復何求

五色雀和大人韻懷玉案五色雀詩元符元年坡在儋州時作。坡詩序云海南

有五色雀常以絳羽者為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予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父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既去吾舉酒祝曰若為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為賦詩

神雀來何從飛鳴自為徒尊卑有定分衆色敢亂朱與

公作新年禴禳陋桃符南遷不見鵬屢集升平鳥柳仲郢每

遷官必鳥集升平第五日乃散翩然自靈物豈惟眷庭梧年來翟公門

寂寞誰與娛瓜田豈故侯環堵真前儒雖知非天窮嶮

阻殆切膚海南夷獠窟安得此異雛似為三足使仙子



儻見呼定知隱凡人嗒焉非昔吾不願宴西瑤東華返  
舊都

冬夜懷諸兄弟懷玉案此  
在儋耳作

霜風連日惡霜月連夜苦青燈寒無光翳翳昏復吐念  
我手足愛相望若秦楚兩兄寄陽羨耕稼事農圃簞瓢  
有餘樂菽水未為窶兩兄客潁川耿耿懷去魯近聞營  
菟裘稍亦葺環堵有弟雖咫尺相逢猶齟齬黃灣隔小  
海孤嶺度大庾今年厄陳蔡夫子嗟兕虎惟我二兄弟  
頗亦嘗險阻憶昔居大梁共結慈明侶晨窻惟六人夜  
榻到三鼓豈知聚散事翻手如雲雨我今處海南日與

漁樵伍黃茅蔽澗谷白露昏庭宇風高翔鷗臬月黑號  
鼯鼠舟居雜蠻蜚卉服半夷虜下牀但藥餌遣瘴煩樽  
俎何須鳶墮時方念平生語

次韻大人與藤守游東山懷玉案坡元符三年九  
月離廉州至藤州有游

東山詩題云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  
小兒過同游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徐元用名  
璠坡倅杭時  
為仁和令

灘聲已悲秋澗色猶藏春駕言東山游緬彼千載人使  
君平陽意客至但飲醇風松作鼓吹迎送長江濱爾來  
乘桴翁歸路物色新高情寓箕穎絕意登麒麟三吳有  
負郭穰稷秋盈園瘴茅喜欲脫下澤還當巾縹緲九疑

行此生定知津故人儻見思尺書憑素鱗

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兄

懷玉案此元符三年待坡離廉過藤

梧將至廣州時作坡亦川韻以寄邁迨時邁與家屬住惠州迨在常州坡詩云大兒牧衆穉四

歲守孤孀次子病學醫三折乃初曉

人皆有離別我別不忍道惟應付夢幻事已共一笑憶

昔與仲別秦淮匯秋潦相望一葉舟日斷飛鴻杳伯兄

陽羨來萬里踰煙嶠未溫白鶴席已餞羅浮曉江邊空

忍淚我亦肝腸繞崎嶇七年中雲海同浩渺豈知羌村

晚驚拜杜陵老干戈雖事異歡喜動夷獠山川舊悽慘

雲物今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風不堪掃

送張倅彥政赴闕

信馬來并州并州在何許太行如登天憔悴欲誰語青

衫百僚底屏氣不敢吐謂當哭途窮何但折腰髻忽逢

元紫芝仰視得眉宇敢論通家舊竊欲比文舉

先君與叔父嘗

得交於公之王父蓋有一日之雅使君況不凡高論傾肺腑能容丞掾

醉不問車茵汚念我丘壑人老矣事簪組端如赴縲囚

坐受獄吏侮感公懷抱開一笑忘羈旅雖知抱關惡未

忍賦歸去相從僅滿歲公已歌杖杜秋風忽零亂吹盡

西山雨定應催行色不遣車輪阻天街早飛鞞鷄鷺看

接武青雲豈難到少展垂天羽區區亦自憐從此歸農



郡守禱雨獲應

秋陽六十日閔閔歲可懼原田龜坼塊城市塵沒屨誰  
歎悲若人活彼於旦暮精禱發仁惻誠意輒上訴神山  
闕靈湫水旱天所付潛虬懶廢職暴虎往鬪怒抑無東  
海冤又豈桑羊蠹天心自響荅民語酌道路嗟予生理  
拙飢飽共農圃披衣夜不眠聽此簷閒語沈疴忽去體  
黃壤流膏乳少寬縣令責盡復南畝故呼兒酌我酒欲  
寫無佳句聊同千里謠非公誰與哺

再和

吾君如湯仁常爲無災懼一夫恐不獲貿貿悲輯屨二  
斗東南憂詔書走晨暮陳陳發困廩粒食不待訴知公  
經綸手故以民社付汪然叔度陂不見偉節怒德星所  
臨次民瘼消朽蠹祝祠往無愧飛雨來半路耕犁及二  
麥浸灌休老圃何人執筆書爲瑞非虛語應言潁川鳳  
未要猫相乳益欣獄訟少三尺略細故丞掾從歌呼謳  
謠入章句謝公未賦歸赤子猶待哺

題劉均國所藏燕公山水圖

江湖半此生老去徒見畫看山眼已足涉險夢猶怕老  
燕久黃壤遺墨獨未化胸中有丘壑故遺意匠寫會逢

知音人契此筆端話故山當早歸誰是知津者

顏樂堂

恨無阿堵君一區今尙欠且謀蔽風雨拔草聊自苦低  
深人易安儉陋鬼不瞰寧辭力少勞還視家無甌從來  
生理拙況此歲屢歉故將簞瓢心聊作梁肉瓦堂前有  
甘井汲取良未厭堂後有藥苗一飽亦可慙胡爲不歡  
樂何事貧憂詔作詩置座右勿使斯言玷

與范箕叟避暑西湖

快哉楚王風庶人安得共西陂浩無價不計吾儕用永  
日不可暮窮居壓塵闕出門有佳詣咫尺窺潭洞危樓

俯木杪大厦森高棟戶牖交梧楸蒲荷接蘋葑閒持枕  
簟往遽起江湖夢醒然涼肺肝習習吹衣動世閒賤易  
得清風誰與重勞生不自覺至樂那容衆北窻與君享  
世網念少縱肉食固肥甘輕塵沒飛鞚

陪郡守遊西湖泛舟曲水分韻得會字

謝公志東山杖屨未冠蓋興成江湖遊意落軒冕外陰  
陰聳夏木瀏瀏鳴溪瀨挈舟破菰荷尋徑穿蕭艾新亭  
水心見倒影飛虹背青山忽入坐境與人意會公詩如  
干將游刃天宇大西湖眞小鮮殊未供刀鱠雲煙日相  
劇媚嫵分晴靄妙語瀉瓊瑰化工應有待



同趙伯充遊曲水趙氏莊分韻得抱字

三春失行樂風雨與病惱忽驚節物改樹密鶯聲老濫  
陪閒中客載酒尋芳草東郊縱所適蒼莽事幽討誰歟  
有隱居谿谷相鬱繚疎籬映脩竹叩門許徑造主人雖  
鋤耨好客自灑掃結茅 年種木今合抱飄然佳公  
子忽弄松風操絲桐豈能爾妙意超物表歸途踐危橋  
月上千林縞茲游非人寰俗耳不可道

和叔父移居東齋

懷玉案穎濱詩載樂城後集  
題曰葺東齋三月十八日

去鄉三十年夢寐猶西土阨窮未能歸諒亦君子固結  
廬箕穎閒絕意為霖雨聊清一室地僅作跣趺處邇來

又謝客不待羹輾釜西齋舊翳密日晏窻先暮東軒得

爽塏真作禪侶住

公舊自謂  
東軒長老

陶潛採菊時尙復有真趣

公今觀此心湛然忘客主坐了一大緣固已遺能所

次韻岑彥高史強本春日書懷二首

二豪以詩鳴優劣孰敢分縱橫閱萬卷何憂備三鄰終  
年發揣摩秀句吐陽春誰云不蓄畬安取三百困汝穎

素多奇世不乏孫陳

避家諱  
故作孫

著書效潛夫奏賦嗤陵雲

哀時無祁奚丹書誰為焚儻令試一割晉盜當奔秦德

業悶不耀天欲昌其身定交乃余求不貴白髮新從此

杖屨數為子掃榻塵高談看塵塵揮塵落紛紛

逝水不可復百年行中分自嗟齒髮故晚境桑榆節  
物謾消長枯荻不知春軒裳歎雞肋雀鼠盜廩困學藝  
晚愈拙彈冠力難陳澹然忘出處任此無心雲世路羊  
腸險恐遭象齒焚何如老山澤憔悴非逃秦嵩少幸咫尺  
雲泉許容身平生餘嗜好舍舊當謀新安心本無法  
妙理契析塵優哉真卒歲豈復悅華紛

寄題撫松堂

胸中朝市遠何必擇所居門無結駟客山林入吾廬西  
洛有君子築室城之隅種松在庭戶志與淵明俱朝挹  
西山爽莫尋南澗娛霜中鶴骨瘦雨夜龍髯疎主人應

相似節抱陵雲孤不知寒暑遷旬徇世俗趨昔稱水南  
北去曳侯門裾能伴松菊老固知涇渭殊我恨營口腹  
斂板慙妻孥三逕未能歸高臥子不如青衫滿塵土何  
時返樵漁未用北山移我來只須臾

寄題北海文舉堂

巨君竊漢璽如取鴻毛輕孟德老且死不見姦業成乃  
知朝無人誰憚百公卿一夫能仗節介然屹長城忠義  
國所託安危與之并吾於文舉見坐折姦邪萌誰能搏  
猛虎乃用尺箠嬰義氣橫宇宙不煩尺寸兵悲哉天所  
壞一木難扶傾梟鸞不兩立夫子安得生中原竟分裂

三姓鼎足爭當知千載後高名獨崢嶸使君定不凡論  
友古豪英作堂追餘烈豈祇求空名廢卷屢歎息孤忠  
誰發明玉石痛俱燼鯨鯢脫誅烹嗟余志謬懦怒髮猶  
衝纓九原不可作涕淚徒縱橫

和王仲弓雪中懷友之什

懷玉案仲弓名寔  
王文恪樂道之子

出門無所之懷刺名欲滅要求我輩人庶緩禮法設城  
南有勝土塊坐方禪悅不嫌來往頻相對餐瓊雪  
我非淳于狂君勿怖燭滅時能啜少醴誰爲穆生設明  
窻坐弈碁聊以寄怡悅勝固無所爭敗亦何足雪

次韻少蘊移竹於賈文元園二首

時倅車乃  
文元裔孫

賦詩句疑

猗歟丞相園中有歲寒根千夫屹冠劍坐閱雲來孫當  
年擁節旄雅志在淇園琅玕映城郭琴筑鳴潺湲春筍  
半出林橫鞭爭觸藩坐陵霜雪氣高壓桃李繁年來王  
子猷來乘刺史軒請分一畝陰自訪三家村賦詩屬公  
考益遣交情敦一雨飽生意莫嫌池水渾

我公經綸手胡爲試盤根忠言與嘉績有後期臧孫胸  
中五千卷三歲不窺園種德如川增源深自潺湲遽辭  
承明廬出備諸侯藩仁風被草木已覺棠陰繁此君況  
手植伴公讀書軒未須勞越吟寓目聊江村羣豪爭吐  
奇和詩相勸敦愧無崢嶸句往繼火陸渾



送在庭姪領漕歸蜀

伯祖昔爲郎出乘使者輜德星照東蜀遺愛及後昆登  
車問民瘼手拊創痍痕遂使吾蜀人不知獄吏尊迢迢  
六十年乃復見曾孫曾孫早讀書待詔金馬門一選文  
昌省駸駸西掖垣凜然七尺軀雲夢不足吞乃居巖徐  
閒香齒吐吻脣青雲豈不願局促畏短轅收拾五車書  
歸掃西山墳平生有家學舍魚取熊蹯况茲甘棠俗尙  
懷挾纊恩上以慰慈母一笑請平反下以慰父老俯不  
忤九原更酌老翁水我爲歎此言

和母仲山雨後

懷玉案樂城後集有見兒姪唱  
酬次韻五首卽此雨後諸詩也

柴門似郊居煙草碧萋萋君能慰幽獨數面情已眷山  
雨洗茅屋耳目清如浣憑君發妙語筆有書萬卷

杜陵有佳句久旱雨亦好從教怨行旅頗一作頓覺慰父

老我似廣文貧飽食平生少忍飢山澤儒未易窺三島  
西湖跬可至不畏城闕阻芒屨與竹杖穿泥未爲苦清  
波暗萍藻中有芙蓉吐驟雨眞可人新荷亦掀舞

能琴何必弦但曉琴中趣學道何所得知迷卽眞悟嘗  
觀指非月要似足忘屨歸吾無所歸茲焉定歸處

吾廬不知暑心閒自清涼醉鄉豈難入不假陶令觴白  
髮我摧朽青雲子軒昂溪山會先往簪組未汝忘

和范信中雪詩二首

春事已稍稍雪泥阻遊觀壯心本無多老境嗟易闌念  
子功名士早嫌懷與安棄繻事遠遊肯待齒髮殘世事  
屬饜耳  
餐急流成一快勇退人獨難慎守林  
泉幽莫辭松桂寒餘齡付空寂粗免非意干願同王翰  
鄰未暇貢禹彈糝糠身外物況復子所歎

君家寓城市乃有山林觀高高復下下卜築殊未闌昨  
夜三尺雪閉門學袁安且欣麥隴足未怕紅梅殘誰憐  
屬國蘇取羶臥自餐欲尋鳥道往反畏屐齒難凜凜谿  
邊竹倚空爭歲寒儼如十萬夫玉山方總干悲風動騷

屑伴我長鋏彈布衾冷如水敢效無魚歎

小雪

小雪不盈寸陰風何凜冽那堪平地尺柰此衣百結天  
公固念民已兆豐年悅不知貧與富苦樂相懸絕沈沈  
五侯居碧瓦映華椽獸炭麒麟紅銀瓶黃封揭春風遶  
幄帳醉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誰憐華門  
士破壁穿飛屑捉襟肘常見納履指屢浹夜長不可度  
薪溼何由爇飢吟數更鼓坐歎生理拙寒暑有代謝何  
須怨窮達猶勝臥穹廬破羶空自齧

。湖陰有隱君子作軒曰獨樂鄉人常希古爲賦詩

屬子同作寄之

吾聞顏氏子簞瓢歡有餘不知外慕樂服膺在詩書君  
看軒冕榮其辱與之俱斯由豈不遂上蔡曾弗如倚伏  
無已時循環共一塗賢愚但相笑莫知改前車嗟我晚  
聞道一官眞蘧廬得之不爲喜失之分所無塵垢未忘  
掃冰炭久已除蕭然百憂釋夢覺兩于于江南有高士  
以樂名其居嗜不同衆好德則良不孤磨鉛事簡策校  
讎獨勤劬持此返退藏不願拾紫朱黃卷有晤語捨茲  
無與娛安得乘扁舟訪君在五湖

送梁與可赴中山倉

達人無畛畦從仕聊爾耳言辭將軍幕去作倉庾氏君  
懷著雲夢尙有恢恢地眷此亦鴻毛何足爲軒輊相君  
澤未遠風流王謝比滿牀簪笏間乃見山林士嗟余南  
畝人投老坐關市蕭然見眉宇眞足忘漿餽平生南陽  
館市駿得千里帳中三千客不數曳珠履要知磊落人  
臭味同蘭茝翻然若鴻鵠飛去今無幾我行抽手板亦  
復還耒耜安能久俛首自困刀筆吏

葉守奉詔祠神霄二首

帝子閔下土狩臨千柱宮來如月照夜去若電掃空馨  
香薦明德降嘏初無窮靈光每下燭陋彼齋房中大道

由斯子也元洪游  
今改正



含一氣地天本相通精誠貫白日聞闔來清風俾爾仁  
壽域不宰造物功眷言蘋藻微報施良已豐

正直神所予誠存邪自閑齋壇夜寂寞天風吹佩環想  
像鸞鶴駕雲霞隘空山翩躚款帝闈羣馭相追攀屏息  
百慮空凜然夜氣還心灰塵埃境迹寓沖虛間益守清  
淨化俗情開昧頑無聲頌文德庶幾窺一斑

北山雜詩十首

長元案此十詩放翁有和  
作見劍南藁四十四卷

慟哭悲素秋言登北山脚昏埃迷滬嶺疲馬戰犖确歲  
月苦易得俯仰成今昨山雨壞古道春淙變谿壑飛妖  
雖已息空穉那堪穫農夫抱耒歎四顧淚雨落

空山寂無聞獨擁寒鑪火時時黃犬吠知有行人過扣  
門但樵叟束薪求售我辛勤易一飯空腹安能果我困  
亦無幾僮僕行憂餓明朝且食粥彈鋏悲楚些

霜餘木葉脫浩蕩風千里簸搖茅屋下布被冷如水吾  
儕貧亦巧紙帳陋紈綺柴門任軒吼曉夢方清美牆東  
新鑿牖朝陽催我起安眠愧耕者隴月射牛耳

午枕不能寐牀頭井百尺轆轤下長綆鏗響鳴山骨分  
甘徧鄰社甚旱猶湍碧烹茶沸小鼎自撥寒灰白默默  
誰與語扣門惟木客坐念魯兩生壁間有陳迹

默李吾所畏文字班馬流空齋鎖長夜尺瀆橫吞舟誰

頌

令效方朔顧盼侏儒羞不如談天李高論隘九州能爲  
齊諧語自許監河侯浮沈閭里閒與世眞無求  
西南望平原汝水稻千頃黃雲卷穰穰懷我江湖境扁  
舟五月時潑眼菱荷淨歸來逢歲惡半臂換湯餅悵望  
雲子白悲辛殘炙冷采薇聊卒歲雅志在箕穎  
居閒本可樂閒久復難度此心苟無著永日未易暮平  
生有習氣但對黃卷語詩書與博弈等是忘閒具不如  
觀此心安用徒勞苦湛然返靈源當求無所住  
濛濛山頂雲欲雨晝昏黑似聞田父喜茅舍有點滴水  
年秋有蜚不敢藝兩麥天公猶見憐一犁應不惜我雖

厭泥濘與爾同休戚詵詵有遺種更望雪三尺  
擅裘禦霜風從人笑胡服長齋似浮屠逾月不知肉東  
鄰有病媪髮白垂鶴鵠擁竈坐無衣何曾飽脫粟哀哉  
天民窮壽考非其福同此覆載閒我生長已足  
山月半輪出寒光射天明微雲掃何處萬籟沈無聲寒  
衣步東嶺彷彿游化城下視寰宇閒醯雞等營營余幼  
好奇服簪組鴻毛輕羽人儻招我攜手雲閒行

餞任況之

我如支離人自負百鈞趨羊腸路九折偃僂纔半途道  
逢任夫子忽焉巾柴車問君當何之駕言返舊廬息肩

子有日我愧今不如嗟哉妻孥累口腹亦見驅一墮世  
網中局促轅下駒秋風送鴻鵠萬里翔天衢蓬瀛豈難  
到定笑山澤癯那知驕旅懷扁舟夢江湖行當投劾去  
暮景收桑榆願回結駟駕時過原生居

三月十九日同仲豫兄長率崔遐紹趙漢英游朱

園放魚

何人潰溪流忽作飯建屋不知幾魚蝦生斃此枯瀆纖  
纖躍泥沙濡沫曾不足雖求升斗活終困螻蟻毒吞余  
二三子行春訪修竹危橋得小憩涸鮒哀窮蹙汲井叩  
鄰里捐金勸僮僕好生人所欣稚子助擘掬要令徒窟

宅終免愧口腹瓶罌得千尾不滿百錢贖勿輕其微細  
有知異草木蟻蜂雜君臣蝸角戴蠻觸君看長平戰一  
舉百萬覆擾擾大塊中鉅細同倚伏達人齊萬物愚士  
蔽一曲慎勿廢此言小惠何足錄

歲暮見懷

懷玉案此詩似海外寄邁迨  
二兄之作題下疑有闕文

所願非富貴甘苦同友于長衾與大枕共寢從懸弧爾  
來萬里別南北如囚拘一夫苟不獲仁聖惟予幸而我  
三兄弟飄泊海與湖

紛紛月挂樹征人念行路行路何茫茫誰爲供屣屨努  
力治蕪穢公歸定非暮東門會祖道歎息兩疏傅滌器



當自今歸歟不愆素

次韻孫海若見贈

用子美詩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

碌碌抱關好孰爲賢與愚休歌紫芝曲且和南郭竽達人齊萬物軒冕等塊蘇

神仙何渺茫羽人想丹丘讀書悼無成賣劍行買牛眷此三萬軸傳家無鄰侯

折腰爲五斗強言筦庫職譬如彈隨珠徒喪竟何得坐詠淵明篇令人有愧色

論交逮蓬華此道久寥邈君侯廊廟人顧我何數數夜光忽暗投按劍驚卓犖

自分麋鹿姿食薇山之阿不意設羅門屢辱結駟過清談脫塵尾奈此落月何

仕宦纔百日邴公有餘懽君今吏一邑蕭然懷抱安回翔雲閒翮退學鴻在磐

簪組實外物去來無愠喜君看失馬翁倚伏寄妙理顧我不亡存斯言定非綺

嗟余幼好奇乘桴蹈南海遠游信雖美驚夢今猶每一飽類邯鄲苦樂何足駭

居閒得三益詩社畢此生君才浩無際可畏銀河傾孤軍犯大敵半夜壁屢驚

君有中山行嚴風彫塞草日月遽如許相從恨不早當  
呼伯雅君看子玉山倒

次韻任況之

谿山豈遠人吏縛苦難到豈惟畏簡書誰與同嗜好我  
作汝潁行蹉跎春事老况逢懷抱惡千里風霜冒故人  
知我歸尺書遠見勞似尋西溪約故遣一介報何時脫  
韁鎖著我林泉帽願言絕臧否安用分瞭耗世故定可  
憎覆車寧復蹈且共醉山翁同看接離倒

次韻王仲弓贈史得之

春風回東臯春雨溼田舍芒屨問修竹小圃條疎柘史

侯得此趣十年官早謝定知猿鶴怨衣繡空行夜世無  
摩詰手誰見輞川畫且復浮沈遊款段聊叱咤

次韻趙承之數詩

一生拙自謀老去復誰諫二年此流落汝豈宜仕宦三  
黜固不辭難堪妻妾訕四海將安歸面詬風裂肝五鼎  
不願食誠言豈容贖六韜素無奇破敵未有閒七十古  
所稀田園當早辦八駿方竝驅瑤池朝與宴九牛亡一  
毛安用蓬蒿鷄十室請老焉佩弦吾敢慢

送伯達兄赴嘉禾

懷玉案此詩當在  
崇寧二三年間作

我生三十餘憂患恰半生飄零萬里外偶存三弟兄去

去復遠別朔風催客征相看各華髮豈免兒女情五載  
臥箕穎分甘一廬氓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營各逐升  
斗仕彈冠愧淵明誰知三徑荒聊代十畝耕我政牛馬  
走君乃簿書嬰壯心已灰槁焦芽不復萌莊鳥偶懷越  
嗣宗求步兵行藏本無意簪組鴻毛輕脫去西風塵江  
山照人清扁舟五湖月千里爲尊羹行著下下考願辭  
赫赫名青衫道旁吏時哉那可爭

和呂居仁宿盤溪

懷玉案宿盤溪  
詩東萊集不載

君詩如芝蘭君操如松竹寧當食舍魚坐待熊蹯熟申  
商掩仁義已作高閣東長吟失憔悴短綴謝煩促自然

四壁空惟有三冬足我懷嵩少游已辦巾一幅願言山  
中友先登惟子獨須煩懸河辯令我千兔禿歸來詩滿  
囊大勝富潤屋窮通有定分臆脛悲所續一醉盤溪堂  
自取君詩讀

賀李行父遷居盤溪

揚雄無儋石而有宅一區陶令官可棄未免愛吾廬古  
來賢達士忘世未忘軀豈知美惡閒共盡同籟籟平生  
李居士挈攜四壁無常有好顏色直緣身世疎前年家  
城東一椽爲有餘今年家城西隱几猶昔吾此生正如  
此夢覺兩徐徐會何置欣戚舍舊新是圖吾儕眞小人



問訊填里閒聊爲盤溪喜德鄰良不孤益知水竹深中  
有山澤癯雖非三宿桑且學壺公壺

次韻信中郎官菴

飛流半山來忽作長劍倚吾知有奇境何畏虎尾履郎  
官初得名山川雖信美誰能此巖居暫寓非終止吾儕  
世外緣壯心殊不已每譏懷與安同是非夫恥忍飢啖  
藜藿且博一笑喜更尋雲外人安得助薪水伶俜穿鳥  
道窈窕下澗底路迷煙草合欲往不得跬登樓亡其梯  
航海失一葦仰觀二三子脚下雲埃起山靈若相戲危  
石折屐齒憂我不再來遺恨丘壑裏借君談天口駭我

未聞耳秋高山更奇後會志益偉捫蘿貴先登噬臍無  
效此與君控扶搖赤腳踏清泚

僕以事至洛言還過龍門少畱一宿自藥寮度廣  
化潛溪入寶應翌日過水東謁白傅祠游皇龕  
看經兩寺登八節尤愛之復至奉先作此詩以  
示同行僧超暉

崢嶸兩山門共挹一水秀灘聲千鼓磬石壁萬龕寶何  
人植翠柏幽徑出塵囿金銀佛寺古夜籟笙竽奏僧稀  
梵唄少石險松竹瘦惟當效樂天早晚棄冠綬

予寓洛陽寶壇有僧悟超類有道者與語論事能

援古證今蓋未祝髮時讀孔氏之史書涉獵大  
義爲浮屠猶不廢今老矣不復讀也形骸枯槁  
眞能遺世故而玩死生者送予至龍門陪予游  
東西兩山作此詩別之

我生江海上性與魚鳥逸端來入世網竟坐形骸役此  
心本洞然六月遭怵迫常恐忘迹熟主人不勝客道人  
偶相逢宿契類疇昔巉巖秀眉日灰槁心木石語我學  
道難吾徒猶不力紛華久風靡外慕失闔域卑之毋高  
論遺去身外物未能忘飢寒衣布飯疎糲此語君自味  
至道在咫尺閱人吾雖多子獨無荆棘送行聊過谿共

躡登山屐

有爲超作紫方袍授之輒藏而不服曰  
吾教有壞色衣無是服也予益高之

次韻范信中

將軍山林士本無軒冕意乘流亦悠悠得坎便止止平  
生劇孟徒作詩建安似曹劉或爭先沈謝何足擬人窮  
語益工天或相夫子念君綠髮初四海一身耳要見元  
魯山萬里立自致許君窺藩籬竟以身後委翩然復躡  
躡便非昔隱几功名頗見迫終欲老雲水豈料小卜築  
一谿城市裏從茲儻來物不足置慍喜用尋巢許遊無  
愧汝穎士我有穉種田君多櫻筍美杖屨日往來風流  
豈不偉

余川集卷一  
次韻趙承之畱別

出處事莫竝昔諳今則疎一從畏軒冕意遂甘泥塗種  
髮日就白衰顏寧再朱壯心空萬里老病寄一區故人  
來蓬海過門問樵蘇平生詩酒豪醉倒扶吳姝憶昨試  
京兆笑談鼠盜無雞牛本同割刀几無精粗去去南陽  
野何以爲君娛三年方赤地政成少踟躕古來賢守多  
方略想可圖民言或有酌近數崔大夫惜哉事大謬誰  
爲焚丹書

小斜川

并引

予近卜築城西鳴陂之南依層城遶流水結茅而居

之名曰小斜川偶讀淵明詩辛丑歲正月五日與二  
三鄰曲同游斜川各賦詩淵明詩云開歲倏五十今  
歲適在辛丑而予年亦五十蓋淵明與予同生於壬  
子歲也懷玉案淵明詩本是五日叔黨偶讀誤本耳說見懶真子畸窮旣略相似  
而晚景所得又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歎茲事取  
其詩和之以遺行甫信中巽夫三友請同賦庶幾髣  
髴當時之游而掩彼二三鄰曲之無聞也當以榜予  
堂上

我老不自愛幾時眞罷休浮沈閭里閒漫效馬少游年  
來五十化逝水無停流胸中粗已了浩蕩欲沒鷗淵明



我同生共盡當一丘試築小斜川佳名偶相儔亦復辛  
丑歲與公更平倡酬當時二三友得如我友不賦詩俱  
不傳疑有湛輩憂聊將桃李句瓊瑰副吾求

賦鼠鬢筆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缺載從宋文鑑補錄攷東坡外集第七卷亦載此詩未

知孰是

太倉失紅陳狡兔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  
肉餒餓猫紛髯雜霜兔插架刀稍一作健落紙龍蛇驚

物理未易詰

一作知

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

譽

斜川集卷第一終

斜川集卷第二

眉山蘇 過 叔黨撰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廣袤尺餘而九峯玲瓏老

人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紀之命過繼作懷玉

案坡詩作于紹聖元年

至人寓迹塵凡中杖頭挂壺來何從長房俗眼偶澄澈  
一笑市井得此翁試窺壺中了何物何處著此千柱宮  
毘耶華藏皆已有不獨海上棲瀛蓬我聞須彌納芥子  
況此空洞孰不容何人誤持一嶂出恍是九華巉絕峰  
令人卻信劉郎語當年霹靂化九龍誰將真形寫此石

太華女几分清雄終當作亭號秋浦刻公妙句傳無窮

和大人遊羅浮山

懷玉案坡集有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樂城亦有和作時紹

聖元年初到惠州作

我公陰德誰與京學道豈厭遲蜚鳴世閒出世無兩得  
先使此路荒承明謫官羅浮定天意不涉憂患那長生  
海涯莫驚萬里遠山下幸足五畝耕人生露電非虛語  
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萊方丈今咫尺富貴做屣孰重輕  
結茅願爲麋鹿友無心坐伏豺虎羆況公方瞳已照座  
奕奕神光在天庭出青入元二氣換妙理默契黃庭經  
但願他時仇池主不願更勒燕然銘稚川刀圭儻可得

簪組永謝漢公卿腹中梨棗晚自成本無荆棘何所平

白水巖湯泉

懷玉案紹聖元年坡初到惠州有湯泉詩叔黨此篇應是同作

世閒詭異那可詰地中火出連岡脈只知驪山天子浴  
未信窮海湯泉出方池不須緣石甃小沸自與澄沙白  
涓涓微溜架巖谷郁郁佳氣烝石室滿山松柏香自送  
何用椒蘭熏四壁從來佳境與人遠野老山僧那解說  
雖云得地古招提未遇賞音同泪沒一篇今得謫仙詩  
當與繡嶺爭雄雌

海南多鹿豨土人捕捉率以夜分月出度其要寢

則合圍而周陸之獸無軼者余寓城南戶外卽

山林夜聞獵聲且有饋肉者作夜獵行以紀之

霜風肅肅陵寒柯海月濼濼翻秋河空山無人柴徑熟  
豨肥鹿飽眠長坡山夷野獠喜射獵腰下長鋏森相摩  
平沙髣髴見遺跡踴躍不待張虞羅均呼夜起山谷應  
披抉草木窮株窠何人得雋喜叫絕將割未羨青丘多  
今年歲惡不可度竹閒有米田無禾耕牛日欲登鼎俎  
野獸脫命理則那朝來剝啄誰有饋愧爾父老勤弓戈  
一言願子不我忽暴殄天物神所呵

送人泛海北歸兼寄諸兄弟

冥冥天水吞爲一夜依北斗占南北危樓時吐蛟蜃氣

將音變

子虛賦將割輪輝

半山忽隱長鯨脊起看檣頭雉尾轉一帆千里日未足  
此身何止輕鴻毛到家始覺是真肉怪君胡爲冒此險  
象犀珠玉非所役凜然風義照古人尺書爲我通消息  
我似當時常校尉掘鼠餐瓊從屬國茫茫海闊雁不到  
長欲繫書空憫默憑君爲語諸季孟耐事忍慙眞子職  
面唾勿嫌解自乾盜金卻償安用詰杜門只作田舍子  
來往江鄉乘下澤三吳想見稻如雲舶還時救陳蔡厄

次韻謝民師

老鶴過海仍將雛澹然如將沒齒疏人生如寄何足道  
富貴貧賤隙兩駒飄流僅似虞夫子飢坐弦歌古儋耳



余川集卷二  
不堪秦嶺望家山敢有玉關生入理廣文才名三十年  
困窮直到寒無氈將軍夜行遭醉尉曲逆解衣嘗刺船  
豈知雷雨來新渥歸路江山宛如昨飢人但覺糝糠美  
憂患始知田舍樂夢中猶記魚相濡莊叟屢困監河枯  
聊因競病歌歸歎寧復燦爛悲窮途知君篤學眞爲己  
不從世好惟耽此作詩頗似建安風取友更同鮑叔義  
我聞得士朝廷尊搢紳所寄惟斯文象犀珠玉本安用  
猶使四海爭趨奔高人處世誠難矣絕俗驚愚空目昧  
坐令瑚璉廢清廟淵毛何由薦天子我羨平生馬少游  
不願溝瀆容吞舟夜光明月請自闕按劍或恐疑輕投

次大人生日

懷玉案坡集無生日詩此云萬里遠  
謫南海濱及羅浮至今餘怪珍蓋紹

聖元年在惠州時  
作坡集偶佚之耳

陰功若以物假人酬而不酢非所聞丙吉于公德在民  
皇天有善初無親自我高曾逮公身奕世載德一於仁  
遇苦卽救志劬辛豈擇富貴與賤貧久推是心誠而均  
可貫白日照蒼旻譬如農夫耘耔勤自有豐年穫千困  
公何屢困蠅與蚊身雖厄窮道益信天不俾之爵祿新  
琢磨功行眞人鄰直言便觸天子嗔萬里遠謫南海濱  
朝夕導引存吾神兩儀入腹如車輪羅浮至今餘怪珍  
稚川藥竈隱荆榛飛騰澗谷不可馴有道或可來相賓

區區功名安足云幸此不為世俗醺丹砂儻結道力純  
泠然御風歸峨岷

聞郭太尉出師大捷奚人擒契丹曾領四軍者來  
獻作長句古調一首

遼人猖蹶敗紀綱鳥獸驚駭自取亡歸我五季舊土疆  
有如宣宗復河湟彼曾假息不自量網開三面猶跳梁  
爝火乃欲犯太陽怒臂當車學螳螂支天所壞仍鷓張  
含沙射影出復藏將軍義勇冠三光願以部曲除螟蝗  
戶有三丁一我將遣汝積憤當少償上馬亟持十日糧  
長矛短戟春其吭前者披靡後者戕係累妻子涕泗滂

將軍折北昔未嘗以巧服人尤所長勿追窮寇非深防  
會遣生致如探囊匈奴自古夸豪強三表五餌稱前王  
竟無一日管中行昭君遠嫁令人傷豈知天兵自鷹揚  
郵支授首須陳湯頭顱萬里行朔方遣示藁街聽徜徉  
偃兵息民令有常昔居鋒鏑今農桑百年版籍淪要荒  
一日冠蓋欣相望李白長歌漢道昌兩階羽舞垂衣裳

大隱堂為范氏西田題

懷玉案坡集藥師琉璃光佛贊序云佛弟子蘇籥與

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遂獲痊損云云知叔黨配為范氏此范侯為忠宣之裔詩中有行歌道上慙妻孥之語其言頗親切豈即叔黨妻兄弟邪

范侯作園湖之隅繚以脩竹千芙蕖鴨陂下浸波浪闊

箕山西指峯巒孤有堂翼然照通衢路人尙憶華嚴居  
華嚴初來理荒廢布衣小艇披菱蒲蛙鳴不知官與私  
莫來亂我夜讀書人懷忠宣及其子遺愛何止屋上烏  
小范更無膏粱氣閉門一味如蠹魚肯爲山林獨往計  
且隱市朝行坦途嗟我與君涉世疎短絆汲深爾自愚  
行歌道上慙妻孥坐令家無甌石儲欲將大隱欺誰欺  
人不吾以曷早圖未須直學西山夫槁項終爲山澤臞

愛人堂爲李幾仲賦

讀書當讀孔孟書我飽尙可推其餘莫求捷徑拾青紫  
口但瀾鱗腹空虛孔孟之功如藥石洗濯肝胃充肌膚

如農去莠植嘉穀如行九折遇坦途我憐赤子在遠域  
疾痛不聞其叫呼何當攘臂問民瘼古之循吏誰爲儒  
我觀李侯少英特閉門不曳侯王裾詩書已誤半世事  
一割未信雞牛殊彈冠小縣何所爲長養善類惡者誅  
作堂之名固有在要使膏澤流海隅不願力田頻賜爵  
不願校讎歸石渠使我三年飯脫粟活此千人爲親娛

地鑪歌寄伯仲

野人勸我鑿地鑪纔能容膝便有餘土牀屈曲方六尺  
瑾塗何必髹丹朱廣文無羶與客設蒲團但學僧跏趺  
破鐺折腳自烹煮中有至樂人所無我游東南古佛刹

潭潭大屋千浮屠環牀接席如坐井白灰葢火深模糊  
貴人盡臥紅氍毹春風習習生四隅牽衣畱客長夜飲  
一石屢醉狂淳于我家環堵眞癯儒鸚鵡無羨安枋榆  
勞生養此夢幻軀誰能華皖慕大夫時從村叟交蹠語  
爍燄爬搔味醜醜牀頭一榼自取飲醉後耳熱時歌呼  
坐想潁川十日雨尺薪如桂求里閭此時無人知我樂  
惜哉不與二仲俱我兄何時結茅廬小窻請試新規模

寄題折嗣益襲慶閣

帝有虎臣司北門虛茲坐落天驕魂百年不敢南牧馬  
草木尙有威名存平生忠義身許國不以金玉遺子孫

承平弓劍空在韜惟有簡編遺後昆不知所活幾千人  
一門何止十朱輪滿牀簪笏不足道萬石家風今復聞  
明窻小閣臥晏溫不讀孫吳看典墳坐銷殺氣邊風春  
記取大馮小馮君

蜀人宋衍蚤孤母去力學取科第遂獲見母葢自

蜀至許六千餘里聲迹不至逾二十年感歎茲

事作此詩以送其歸

綠槐染衣蘆作鞭朝騎駿馬下九天人爲君榮君未喜  
我家劍南親萬里四歲兒啼母不知肺肝欲裂悲語誰  
不如讀書期有立可以藉手榮吾慈白雲悵望天一方



潁水之北嵩之陽君王一日親試策阿蘭不願尙書郎  
里門下馬人爭看對泣相持行路歎版輿歸侍錦江頭  
戲彩重償醜與丑

范季遠作止齋求詩以此寄之

急流勇退眞難事要取榮枯君自味世閒軒冕如嚼蠟  
自覺山川天下貴君如八駿方服輶帝閑正欲求千里  
刷燕秣越非所願放浪煙霞躡雲水蕭然築室在人境  
身與此心俱欲止倦飛偶學陶彭澤示病還同老居士  
政憂功名來未免吾駕不同誰與柅古來索價累高人  
少室終南應所鄙

大雪日趙承之梁與可訪賈子莊飲爽亭孫志康  
不得預故有詩怨之亦次韻和一首

三士高談常絕席不數漢庭人九尺雪中忽到剡溪行  
狂飲學髡俱一石不教彭宣到後堂只供爽氣千陵岡  
忍寒排闥計大誤夫子莫悔不得將夜歸過我天正黑  
燈影照坐如僧房峩冠切雲服亦奇勝遊何不蚤遣知  
風花瞥眼同一霎欲追此權將柰若人間何往不自適  
陵生且復爲陵鳥

和吳子駿食波稜粥

朔風吹雪填廬屋一味飢寒尋范叔綈袍安敢望故人

藜莧從來誑空腹近聞陶令餅無儲不獨魯公新食粥  
波稜登俎稱八珍公子未應譏世祿山僧一食不過午  
忍飢學道忘辛苦書生事業乃爾勤夜然膏火窮今古  
要將五鼎同釜鑊簞瓢未可輕原生肉食紛紛固多鄙  
吾寧且啜小人羹

次韻承之紫巖長句

亂山窮處聞魚鼓梵宇潭潭不知暑當時麻衣此卜居  
自啓山林著藍縷飛空樓觀驚造化縹緲雲間如帝所  
道人疑是有道者已不求人人自許富兒爭致千金多  
貧者不辭筋力苦若非足指按大地荒山坐變琉璃宇

驪

南陽持節奉詔歸夜上崢嶸攜幕府是時六月火令熾  
千騎解鞍人按堵登臨豈爲謝公賞七子賦詩歌趙武  
長廊月出清風生古殿無人鈴獨語公畱三日看溪漲  
白晝魚鰕落飛雨我昔千里上太行身世飄零悲逆旅  
莫投紫巖稍自慰欲扣僧房無可侶有來野餉苜蓿飯  
主人對客羞貧窶何似元戎從掾吏落日紅旗照洲渚  
椎牛驪酒勞還役號令三更傳部伍君能筆力記其事  
句法更如山峻阻一時豪放豈易得況有幻怪供詩取  
歸來尙可詫朋友雲夢青丘俱不數山川雖是風物殊  
樂哉信美非吾土

信中惠竹以詩謝之

篔門圭竇百不宐大紅豔紫無所施主人愛竹尤成癖  
獨欠此物如渴飢君家十畝等茨束羅生川谷壞藩籬  
揀林許我恣所愛有力夜負竹不知朝來窻影忽散亂  
起看簷角風離披總干山立屹不動高節白首貫四時  
我方病臥呼不醒一篇忽得陳琳詞頭風去體未足道  
歲寒非子當誰期明朝戢戢迸犀玉請看籜龍頭角奇  
千竿共戰風雨夕記取苗裔來葛陂

次韻承之重九

庾郎自誑誇重九北海常憂客無酒冑教白髮負黃花

不爲虛名畱峴首人生能換幾星霜我非石心與木腸  
乾愁漫解祇自慰消長只繫吾行藏棄書學劍猶有得  
西軒樓蘭北疎勒從軍直到單于臺封侯萬戶何人哉  
圖形未許陵煙上草檄觀君試豪放山陰回時迹已陳  
高陽大醉情何暢爲君悲歌和哀箏請君更草麗人行  
吳姬趙女兩愁絕一笑當時空日成行行且作歸裝束  
子雲校書入天祿一杯且復中聖賢周南畱滯誰我憐  
買田早約鴟夷子相與躬耕不計年

不睡

四鄰悄悄鼯般牀惟有客夢不得長柴門獨掩燈有暈

欹枕未熟背已芒四更山月來洞房炯炯孤影射屋梁  
茅簷悉宰鼠自齧煙樹蒼莽梟爲祥海風蕭蕭振槁葉  
谿聲涖涖決廢塘二三黃冠真可憫空祠夜禱寒欲僵  
步虛聲斷翠微遠鐘磬時款幽人堂山城寂寞消殘漏  
鼓角淒悲吟曉霜懸知此時我獨覺胡爲百想懸肺腸  
雞鳴世務紛如織曷此頃刻聊坐忘

送呂知止

王謝風流要有種誰比君家俱得鳳慈明兄弟稱八龍  
未易賢愚推伯仲應機短小精吏治千里名駒方試鞚  
皎然若谷冰雪姿彫琢肺肝嫌未痛英標颯爽吾知止

割雞今欲牛刀用胡爲從事筦庫役無乃漢陰工抱甕  
嗟余飄泊同閭里一味窮愁惟子共詔恩雖脫鍾儀囚  
未敢彈冠效王貢平生世味似嚼蠟丘壑莫年九自縱  
爲君懸榻待歸來故人蚤破邯鄲夢

送孫志康

季孫愛我如美疢孟孫惡我如惡石平生願得逢若士  
庶幾愛我非姑息先生少抱王佐才早以聲名馳上國  
白頭猶著從事衫正坐不爲俗子屈剛風由來有家學  
不信直前能缺折世無子期誰賞音伯牙太息弦應絕  
晚從南陽客塞上豈爲文章工草檄厭聞可否梁丘據

惡元作問  
全改後考



磨礪正須煩子革先生恃此雖暫合鴻鵠要是雲閒翻  
夜光明月遭按劍未肯碌碌同沙礫翻然賦歸一何速  
越吟久自同莊鳥世閒軒冕豈不欲鑿柄兩窮安所得  
不如乞身向嵩少問舍求田乃良策祖生從此須著鞭  
我當繼蠟登山屐

戲題姚美叔睡軒

姚侯不學蘇季子佩取六印誇閭里又不斬取樓蘭王  
立功萬里還故鄉兩俱茫茫空白首車輪馬跡環四方  
忽焉投劾賦陶令亦復近市師韓康結髮少來遭物役  
不在功名在刀筆不如一覺獲安眠收拾散亡歸此室

送參寥師歸錢塘

我先大夫東南遊六年雲水窮抉搜吹噓人物到方外  
伯樂未忍輕驕驪老師一見心相投氣味要是同薰蕕  
塵埃豈解埋珠玉自有寶氣干斗牛作詩爲文盡餘事  
勁節凜凜橫九秋俗子欲交輒掉頭我友天下第一流  
雖遭謗罵不少避年世久已同浮漚我昨南來自炎州  
師亦方解鍾儀囚握手流涕古汴溝生死骨肉我未瘳  
衆人見棄誰相休纍然獨處空山幽忽聞剝啄師喚我  
灑掃茅堂三日畱行行吳越有舊隱明年當泛西湖舟  
贈言乃是朋友義敢效兒女空綢繆夜光明月宜自收

虎文豹纈非身謀

題岑氏心遠亭

君不見鄭崇門前鬧如市此心不礙如秋水又不見翟公之門空設羅翻爲交情生愠喜豈知靖節棄官歸五斗難堪折腰恥結廬何必在山澤方寸湛然遺遠邇君家小園纔數畝竹柏蕭森閒桃李幽亭容膝審易安不羨華堂收梓杞平生少游眞吾師自欲浮沈老閭里故應從事三逕樂更效子綦今隱几君看六鑿無天游婦姑攘奪無窮已達人無累超物表雲夢胸中吞芥子紛紛朝市我無與轂擊肩摩同一軌高情縹緲謝塵寰悵

望雲山友黃綺

秋蠅篇

秋風中人如劍芒飛蠅側翼何處藏晨憂霜露避暗壁晚集戶牖依斜陽斜陽寂寂能幾許股翼未溫寒日暮縱饑不敢近華筵屏跡何須待揮塵我方六月流汗時營營聒耳緣目睂盤餐旨潔未下筯聚噉弄吻不少遲微物盛衰還有數得意何曾念寒暑帳中相弔定飢蚊窗外巧尋惟蝎虎糜身槁死不足憐耳目所憎欣且去嗟哉時節那可爭造物於汝何好惡

送仲南兄赴水南倉

俛當改勉

憶君結髮讀書日，肯學呻吟事刀筆。功名直欲高古人，  
議論從來氣橫臆。咄嗟歲晚事大繆，翻然自許林泉役。  
躬耕二頃羞甘旨，櫛風沐雨忘晨夕。十年不知簪組味，  
萬里能舒陳蔡厄。丈夫升沈何足道，竭身養志真奇特。  
閉門卻求文史樂，勁氣豈爲窮居屈。信哉自有絕人處，  
坐使懦夫聞有立。邇來彈冠本非好，黽俛聊從父兄迫。  
區區試吏倉庾閒，定知蠟屐何曾得。嗟余白髮亦自笑，  
眷眷一官乃雞肋。明年驅車走太行政，坐相如空四壁。  
秋風溼水各相送，未覺軒裳勝蓬華。鷓鴣儻獲一枝安，  
此外所憂非我力。

謝公定以所藏文與可詩示其孫驥，驥有詩次韻。  
骨冷能詩庾開府，妙句天成醉翁許。醉翁已作神清游，  
伯牙絕弦空千古。謝翁家無甌石儲，獨富牙籤收蠶楮。  
詩豪遺墨宛在世，不與俱化土後生。無復見老師，  
句法凜然猶可度。幼孫風流自一種，疑是江東王謝伍。  
君不見西京柱下太史公，畱滯周南歎無補。傳家有子  
能續業，執手潛然只虛語。子孫他日繼文翁，太史家風  
爾乎取。

志康得魚或勸捨之，諸公有詩議未判。吾誰適從，  
亦賦一篇。

谿魚有如緣木求縱有瑣細不受鉤我居恨不如江頭  
長江巨浪一葦游得魚滿船魴鯉鯨莫歸獻俘烹魁膾  
邇來越吟思命騶齋廚空無萍藻羞披挾泥沙窮澗陬  
掇拾小鮮饌糗餼三嚙井上或可侔先生道眼無全牛  
虛心觸物如虛舟獨未辟穀師畱侯手持巨餌安所投  
彈鋏時有馮驩憂南音不變鍾儀囚朝薶暮鹽意則悠  
渠肯嗜殺對血流欲引西江蓋無由升斗小惠不知酬  
吾言非夸亦非媮一飽等是充飢喉暴殄天物神所不  
杜陵有詩請君謳

次韻伯達仲豫二兄和參寥子

羅浮插天猿晝號飛步絕頂觀雲濤庶幾神藥兩童賜  
日暮空歎西山高道人航海曾何勞久將身世輕鴻毛  
只恐西湖六橋月無人主此詩與騷

題王進之綠蔭軒

主人愛竹真成癖門階戶席俱寒碧小軒故爲翦重闌  
舍下從教筍穿壁欣然遠致數君子相對青青好顏色  
公庭無事白日長寒影參差亂書帙君家將相山西種  
世世剖符門列戟圖形未肯上陵煙卻掃何爲清一室  
胸中定有不凡處對客何妨仍蠟屐明年新筍拂雲長  
夏簟琅玕足畱客



李方叔治潁川水磨作詩戲之

君不見相如昔隱臨邛市文君當壚身滌器未逢給札  
賦陵雲豈免辛勤穿犢鼻又不見蘇秦大困還家時失  
計頗遭妻子詈誰令奔走事口舌不學周人營什二李  
侯平生無一塵只有便便五經笥儒冠半世已誤身老  
欲歸耕無耒耜近聞潁川有瀑布碓磨能窮谿谷利醜  
渠鑿石激清流機動輪旋人力易今年麥熟春雨足車  
載斗量應有備勿嫌巾袂縞紛紛飽看谿渠鳴涖涖堆  
盤坐想雪如山夢中已覺錢流地待君結廬秋風初我  
欲叩門來上瑞起搜湯餅掃飛羅轆釜操刀定中饋千

金何必羨鴟夷少有屬饜而已矣嵇康好鍛季主卜達  
人未免茲遊戲

送粹公保德通守還朝

與君相見古并門睂目炯炯清而溫天涯流落十年事  
但指白髮俱忘言當時射策探月窟想騎八駿超崑崙  
我時蹇步謾追逐一蹶不復驂車輪豈期末路肯相顧  
漂母頗亦哀王孫青衫塵土百僚底忍飢不解安田園  
壯心消盡憂患在乞憐何異從丘壻君才雅爲清廟器  
未肯碌碌爭乘軒聊從州縣事下考要爲慈母時平反  
吾庸多矣願自愛舍魚不取從熊蹯

送叔寬弟通判瀘南

老人出鄉不得歸西山潁水含清悲脂車獨辦入蜀計  
欒城季子真男兒陵雲棧道三千里屈指渡瀘五月時  
想歡里門下父老寒食上冢先墓頤吾弟平生得詩禮  
大吾門戶惟子期巴川夔道人鄙遠誰可仁義變蠻夷  
蜀筇蒟醬亦安用唐蒙已死仍瘡痍請君攜泥一丸去  
持此關塞安黔黎

送普融老

孤雲去來無常蹤流水曲折無定容紆餘散漫隨天風  
流行坎止忘西東南嶽道人曰普融壁立萬仞疑少通

山林市朝能兩空未覺芥蒂於其胸脫身塵埃寓高峯  
澹然遺世無冥鴻豈知絕物非中庸忍飢學仙噉柏松  
住山出山偶然中人不吾舍吾其從漿饋未足爲汙隆  
要與後學開盲聾我方處世如鈇舂自知冠冕久不工  
願言香火他日同二老會當林下逢

清源大夫吳人到官之數月鑿池引泉植芙蓉大  
變晉俗遂忘江湖之想作詩寄題芙蓉亭

先生腹有五車書宜著天祿與石渠一日不可食無魚  
何不置之於江湖邇來得邑古塞隅飲酪披毳如羌胡  
汾水濁惡山童枯不知先生何爲娛忽然寄詩遣長鬢

報我縣圃開榛蕪昔爲沮洳今可瀦下灌秔稻池之餘  
清流映帶紅芙蕖炯然不染先生如簿書擾擾徒喧呼  
不妨行吟學三閭吏民已化愚溪愚能和紫芝于蕪于  
教條自簡俗自紓三尺不犯鞭與蒲願君越吟小踟躕  
晉楚未覺肝膽殊長短莫較鶴與鳧彈鋏且緩歸來乎

次韻叔父題畫木石屏風

老人萬事無心雲年來道眼等臥輪西軒坐閱車馬奔  
垂天不展空鵬蹲屏閒怪石千年根端爲先生來結鄰  
豪端雖愧蜀兩孫要非丹青閱世人空山老幹不效珍  
荆人異璞埋埃塵幸此不遭世俗昏棟梁圭瓚徒勞神

斜川集卷第三

詹山蘇 過 叔黨撰

題鬱孤臺

懷玉案坡集有鬱孤臺詩自注云在虔州作時為紹聖元年叔黨詩即和其韻

澤國風煙惡平居念少游三冬霜樹少八月火雲流  
旅館那堪暑危臺獨覺秋遠林藏小寺虛市隔孤洲日落  
山銜碧江昏蜃吐樓雲峯連北斗鳥道絕南州丘壑從  
茲逝軒裳豈足畱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

次韻叔父所居六首

長元案欒城集有寓居六詠東坡集亦有和詩此佚第二

第六兩首蓋紹聖三年隨坡在惠州時作永樂大典下三首題作新竹榴花雞冠散見各部今并錄之



旅寓仍艱歲谿毛入饋盤泥芹洗秋白露菊擷朝寒未  
覺江湖遠空驚歲月闌諸兒還自喜頗亦試艱難  
湫隘黃門宅喧囂半雉牆此君時掩葺小屋自清涼月  
落寒梢靜春回穉筍猗兒童護雞犬更看引鞭長  
榴實江南少依稀綴樹义稍存後彫質能吐欲然花西  
蜀雖吾里東軒似故家田園隨處是何必買生涯  
戶外從羅雀空階放草長大雞俄獨立衆卉已難藏意  
氣矜全盛萎蕤憫欲僵伶俚俛蜂與蝶未免歎唇亡

次韻叔父詠竹二首

江湖猶在眼水竹負幽尋故買比鄰宅期分數畝陰影

侵書帙亂色映綠苔侵肅殺秋將至霜餘出茂林

此君非草木勁節凜佳賓相對山陰禊會陪南阮貧琳

琅風葉響水墨月窗勻何必籃輿出敲門問主人

己卯冬至儋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懷玉

案是爲元符二年坡集有用過韵冬至與諸生  
飲酒之作中有云愁顏解符老壽耳鬪吳翁坡  
自注云符吳皆座客蓋  
符林秀才吳子野也

寂寞三冬至飄然瘴海中不嫌羈寓遠屢感歲華窮父

老憐匏繫肴蔬盛簋饌一歡爲子壽百福與君同已慣

鳶飛墮眞忘馬首東南音行自變重譯不須通椰酒醜

醐白銀皮琥珀紅海南有銀皮酒倉猝醉野獠絕倒共鄰翁藭

芋人人送困庖日日豐瘴收黎母谷露入菊花叢海蜃  
羞蚶蛤園奴饋韭菘檳榔代茗飲吉貝禦霜風悵望懷  
諸阮遙知憶小馮客身雖嶺嶠逸想在瀛蓬介隱惟偕  
母龐團獨侍公故山千萬里此意託飛鴻

秋思

秋入郊墟早霜高宇宙寬頭風思檄手髀肉怯征鞍俯  
偃非吾事歌呼強覓歡自知毛羽短松桂不禁寒

次韻楊良卿秋雨有感二首

一飽真難得凶豐特未分連綿窗外滴惆悵隴頭耘雀  
啗飢謀食鼃鳴夜作羣誰能補天漏我欲跨重雲

電驅瓴建屋溪漲浪翻查身作三年客愁隨萬點鴉家  
書空繫雁燈信未占花夢裏尋歸計柴桑似有涯

王謹常再和前詩復次其韻

旅枕何曾睡恹恹到夜分崎嶇世路走辛苦夏畦耘老  
桑林泉樂來居戎馬羣登高一悲咤杳杳是燕雲

燕山雲中

王子可人處壁閒畱短槎自雖疑刻鵠初不得黔鴉世  
味真嚼蠟塵心不染花相逢定相契一笑共生涯

次韻孫志康書事

午枕睡方濃雷車殷地雄彈丸屋瓦墜雲散馬牛風神  
物聊相戲驚心未解空似催詩句急添得錦囊豐

和趙朝議追詠其亡友園亭三首

宿草論交舊佳亭榜字新平疇煙漠漠野水碧粼粼挂  
劍嗟吾晚懸車歎汝伸西州不忍過朱戶鎖埃塵  
軒冕真餘事林泉獨我親揚雄雖有宅王翰孰為鄰披  
句空遺恨沾衣想自頻覩公憐友作擬德定其倫  
引退元非病歸田卻患貧躬耕聊自給知命敢言屯好  
客還師鄭多金不羨秦猶能化鄰里殆類葛天民

遊英州碧落洞

懷玉案紹聖元年坡自江西赴惠州有碧落洞詩紹聖二年又有與

程正輔遊碧落洞詩叔黨此詩未知作於何時

千尺琅玕翠入雲神仙已去洞仍存寒崖但見懸鍾乳

流水無窮瀉石門未到朱明真洞府先看峽口小崑崙  
捨舟欲問桃源路安得漁人與共論

送曇秀

長元案此紹聖三年作永樂大典缺載從東坡題跋補錄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  
猶能繭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閒門有雀羅  
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挂星河

東亭

懷玉案欒城後集有寓居二詠東亭其一也此正和其韻似佚東樓一首攷坡集亦有和

詩蓋紹聖四年謫昌化軍時作

閉眼黃庭萬想歸此心久已息紛馳幽居正喜門羅雀  
晨起何妨笏拄頤自信丹田足黎棗不憂瘴雨滯茅茨

三山咫尺承明遠世路榛蕪誰與披

椰子冠

懷玉案坡集紹聖四年有次韻子由三首其二為東亭東樓椰子冠亦其一也樂城

集亦有詩題云過姪寄椰子冠是此詩蓋倡於叔黨而坡頽俯同其韻也

玉佩犀簪暗網絲黃冠今習野人儀著書豈獨窮周一作

莊叟說偈還應見祖師椽子偶從遺物得竹皮同使後

人知平生冠冕非吾意不為飛鳶跼墮時

大人生日

長元案据第一首七年二字當是元符三年十二月作時坡拜玉局之除北還

過嶺寄子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紹聖元年責惠州已而過海至是為七年矣餘六首

凡原生貧病陰功活人世閒出世字句複出疑非一時所作永樂大典依類編纂今亦無能分

矣析

七年野鶴困雞羣匪虎真同子在陳四海澄清待今日

五朝光輔屬何人從來令尹元無愠豈獨原生不病貧

天欲斯民躋仁壽臥龍寧許久謀身

未試陵雲白日仙此聲固已速郵傳

公在海南四方傳有白日上事

陰功何止千人活法眼要求一大緣枕上軒裳真昨夢

腹中黎棗是歸田他時漢殿觀遺鼎猶記曾陳柏寢年

昔將直道破羣織出走寧逃此日讒塞馬未還非叟病

莫邪偶棄豈鉛銛長生有道因辭寵造物無私獨與謙

從此軒裳真敝屣世閒出世固難兼

一封已責被敷天

揚州論積欠事

十萬饑民粥與餽不待丹沙

錫難老自憑陰德享長年壽條固已占黃髮珠火還應  
養寸田況是玉皇香案吏御風騎氣本冷然

勿驚髀減帶圍寬壽骨巉然正隱觀不待期頤祝難老  
固知穉蓼自豐年僵松再蔚千齡葉智井新飛百尺泉  
坐想山神無伎倆卻應造物報其天

疇昔東華典祕藏於今曖曖水雲鄉欲知萬里雷霆譴  
要與三山咫尺望世上功名那復記洞中仙籍已難量  
仇池何用追仙馭香案仍歸侍玉皇

窮寓三年瘴海濱篔簹陋巷與誰鄰維摩示病原非病  
原憲雖貧豈是貧紡嫗固嘗占異夢肉芝還已獻畸人

世閒出世何由竝一笑榮枯等幻塵

次韻叔父小雪二首

懷玉案穎濱詩載樂城三  
集題云十月二十九日雪

屏帷夜久灰殘獸紙帳寒驚月在窗似聽竹聲知有雪  
便添酒興欲傾缸西鄰正想蒲團穩古殿遙瞻老柏雙  
自笑窮愁拙生理不謀升斗待西江

夜來小雪猶凝地睡起扶桑已著窗卻喜少陵時炙背  
不憂北海屢空缸豐年何待豚蹄祝薄淖聊煩蠟屐雙  
試走湖邊望嵩少殆如疊嶂在煙江

次韻叔父上巳二首

懷玉案穎濱詩  
載樂城後集

日晏幽人未下牀春風暗度百花香掩關頗得禪家味



卻掃從教世路荒絕口誰能論夢幻逢人聊祇話耕桑  
翟公門外常羅雀要放空階草木長

幾年零落臥江湖樂事何人與我俱上巳偶尋流水禊

流水一云脩竹泛觴聊爲小兒娛殘杯冷炙慙佳節草服黃冠

慕野夫永謝輕肥追世好窺園已愧下帷儒

次韻叔父黃門己丑歲除二首  
懷玉案穎濱詩載樂城三集是爲大年

觀三年

坐閱星周幾變遷恒河見性但依然求田問舍追三徑

面壁灰心過九年  
公自庚辰歲歸穎昌杜門不出今年矣早退得閒真玩

歲跣跌數息是安眠從今甲子當須記異日應無史趙

賢

卒歲優哉樂事全家庭瑞氣鬱葱然椒花頌酒祈新福

臘雪飛空作有年塞馬未歸人勿歎黃梁已熟客猶眠

穎濱遺老非虛語萬古巢由不獨賢  
公自號穎濱遺老

叔父生日

重耳飄流十九年我公涉世屢艱難笑看禮至爭銘鼎

便學陶宏欲挂冠枕上軒裳何足夢壺中天地本來寬

幅巾從此追巢許永愧蒼生起謝安

山澤癯仙事渺茫武陵之說亦荒唐老聃及見東周晚

季子幾同魯史長直以至仁符靜壽固非吉卜予康強

禮至二字未詳

漢庭已致商顏叟寧似初平老牧羊

平生種德在斯民物理循環付大鈞今日里閭驚萬石  
異時廊廟活千人退藏欲遂箕山志談笑歸來潁水濱  
謾效兒童祝難老楚南靈木不知春

圖形未肖上陵煙欲了人閒一大緣心法已傳黃蘗要  
形神自契赤松仙爾來卜築安懸罄空使蒼生望濟川  
不用丹沙畱齒髮見恆河性本依然

與王子敏相別十年今在汝見招以書將往從之  
聞其齋素臥病以詩勸之肉食

已矣君休問十年相逢定怪兩華顛長卿猶作文園令

蘇晉長齋繡佛前隱几不堪居士病在家空學小乘禪  
隙駒安用徒勞苦爲我西來數擊鮮

次韻趙承之寄保德倅王粹公

王謝風流不愧前碧梧翠竹總森然好歸禁瑣持簪橐  
卻臥關河閱歲年目送秋鴻陵絕漠坐傳烽火到甘泉  
笑君坐嘯空齋冷庭下蒲鞭無可鞭

次韻葉守端陽日湖上宴集

謬玷英髦齒故鄉西溪雲日曉蒼涼樽傾北海佳辰至  
樂入熏風晝漏長未放巾車陶令去且容拓戟少陵狂  
他時儻與安昌客還許門生到後堂

從范信中覓竹

將軍嬾著鷓鴣冠買得林丘小洞天十畝琅玕寒照座  
一谿羅帶恰通船行當雪夜尋安道先欲松風借玉川  
雨洗娟娟君會否乞分半畝慰垂涎

信中見和復以前韻荅之

年來短髮不勝冠終老茅茨敢怨天小築強追三徑樂  
遠游未遂五湖船竹林詩友欣同社花隴春風共一川  
待我西窗蔭寒碧妙香與子試龍涎

次韻韓華國相約遊嵩少

春糧已辦登山計積淖車輪四角生勇健無人先接淅

滯畱愧我說重盟風回遠壑雲歸岫雨洗蒼苔屐有聲  
刻石題名須絕巘蓬萊頂上記曾行

後旬日雨止遂行至大成岡初見嵩少

青山真似有情人百里相迎列萬屯積翠已堪供爽氣  
羣趨如欲避雄尊少寬眼界塵埃外卻視醯雞井陌喧  
方信胷中有餘地青丘雲夢不勞吞

李方叔挽詞二首

廣文流落坐才名世爲長沙惜賈生明主愛才非忍棄  
大鈞播物豈能爭空嗟抱藝頻三黜不待驚人試一鳴  
賴有遺編照千古賢於萬戶寫銘旌

豪氣崢嶸老不除求田未分賦歸歟功名日暮空彈鋏  
鬢髮霜彫爲著書想像柴門延履烏淒涼滢水但丘墟  
從今忍過西州路莫樹悲風擁素車

劉晦叔挽詞二首

蚤歲聲名聳搢紳晚途端合付經綸繡衣曾是先朝舊  
郎省空驚白髮新不羨得車誇貴仕但令遺愛在斯民  
德星臨處陰功滿高大門閭昇後人  
泗濱初獲拜荊州潁水欣從杖屨游華髮歸來慰平昔  
邦人共喜見風流里門尙想諸郎下薙露俄驚素旣秋  
清德傳家無所遺鹿門眞爲子孫謀

樗隱堂

果爲才名困廣文天涯從仕老仍貧一廛未有歸耘處  
五斗聊爲束帶人衆棄已甘棲廣莫先容那復慕輪囷  
幅巾他日衡茅去紈袴儒冠總誤身

次韻晁無斁與葉少蘊重開西湖唱酬之詩

鑿開北渚漲痕收倚杖波吞立鷺洲稍覺蒹葭相與永  
直疑汴泗看交流壽公且吸杯中月清水頻移鑑裏舟  
雖走蓬萊通帝籍邦人眞欲寇公留

危構飛空舊奐輪澄光爽氣壓城闔下臨曲水山陰禊  
不障西風庾亮塵謾擬江南入圖畫只憑詩匠掃蕪堙

少陵有句真堪詠翠竹江村月色新  
自分鉏耰畢此生不須窮達問君平黃梁正與夢俱熟  
環堵真無爨欲清晚客疆陪金谷侶小詩聊學候蟲鳴  
空懷老驥心千里憔悴窮途敢請纓

次韻姚美叔約尋春之什

厭看塵土暗春晴喜見池塘翠浪生曲水會當追逸少  
斜川終擬學淵明歌呼且盡杯中物寂寞何憂身後名  
況有岑參好奇怪爲君試草漢陂行

次信中韻

萬古溪流去不回春撞澗谷石門開尋源不必武陵客

過眼驚看灩澦堆寒碧照人無底竇鏗轟殷地半空雷  
結茅安得從僧住自把鋤耰闢草萊

次韻張子先喜雪

信道東君有化工剪裁花雨落春風忽驚區脫無餘地  
變作瑤池第一宮南畝麥秋先作瑞西山玉粒未教融  
旅人共助田夫喜一飽遙知餅餌豐

和清源陳觀性喜雪

斗酒豚蹄語未終飛花弄態作沖融寒威尙帶嘉平臘  
和氣爭先養物風爽入西山千仞色潤添南畝一犁工  
先生休道催科拙趁著河東歲屢豐



餘川集卷三  
歸途次呂居仁韻

勝游喜得六人閒說有談空許肆言欲學顰眉追世好  
自知振手觸羹翻雄夸頗快平生願笑語欣陪十日溫  
卻返邯鄲尋故步兒童意態覺卑喧

陪中山帥登城口號

西風卷雨出羣山曉色朦朧未散煙雉堞橫空雲半隱  
旌旂改色日爭鮮承平不在山河險臥護何須鐵石堅  
賣劍買牛從此始陪公千騎看秋田

再次韻荅陳帥和詩

電掃天驕到海邊長城千里靜無煙虛弦固自落驚羽

大手何勞試小鮮收拾風流開幕府從容談笑臥中堅  
願觀橫槊詩千首鋒鏑消磨變力田

和新葺南園

道眼年來等色空塊蘇不羨化人宮敢嫌仲蔚蓬蒿陋  
久悟邯鄲夢幻中甕牖繩樞知達觀兔葵燕麥任春風  
箕山咫尺行當隱巢許高蹤躡二公

次韻程秀才求作其先人埋銘

欲載揚雄老一區清名不耀力難摹但知穠蔭勤吾事  
要以凶豐畀後圖有子人人壯門戶新詩句句琢珉瑜  
夜光明月毋輕付誤認空空叩鄙夫

田家書事

路入銅鞮草木幽不堪隴水斷腸流稍逢煙火人家住  
似有桑麻場圃秋生理艱難何所樂石田辛苦若為收  
天公長與豐年好安得仁人每問牛

和楊良卿

客愁何處不相尋節物年年又見侵不為黃花思故國  
羞看白髮負初心臨風有句空悲咤獨酌無人訴淺深  
卻羨楊卿橫槩後從嘲落帽吐衣襟

和伯充兄唱酬二首一贈伯充一寄高仲貽

倦客難堪走世塵空嗟林下見何人坐令歲月徂清夜

夢想田園趁食新老境已侵無幾髮垂堂共愛不貲身

一官聊為家山往要看明年濯錦春

伯充時得戎  
倅欲歸蜀

家風凜凜嗣前塵元祐菴中老道人

仲貽家菴自  
謂老道人

形似

子綦獨枯槁詩如開府日清新功名軒冕真餘事富貴

籛篠誤此身不有胷中陂萬頃肯教白髮負青春

送李植秀才歸盱眙

濁流盡處見淮山水作清羅擁髻鬢頓覺山川無與竝

固知人物亦相關妙年肯作小坡客

先君以硯付八舍  
弟有詩曰吾衰此

無用寄與  
小東坡

瓢飲來同陋巷顏不為尊鱸起鄉思重親方

在白雲閒

雨中遊柳溪呈志康諸公

脫我芒鞋與杖藜強隨車蓋著荷衣青山綠水苦相喚  
細雨斜風不忍歸幸有琉璃傾琥珀何妨粉黛溼珠璣  
瀟湘起我江湖一作煙波興只恐扁舟明日非

次韻任況之見贈

強辭南畝服儒冠敢意青雲便可干似是馬曹空嬾病  
卻慚雞肋眷微官眼前簿領成何用夢裏雲山得暫歡  
爲問崎嶇緣底事鬢毛蕭颯帶圍寬

知君幼好切雲冠肯爲浮名俛首干應笑嚴徐吐脣吻  
欲呼屈宋作衙官地偏心遠人知少酒熟詩成我自歡

時誦髯劉枯槁句糝糠萬事百憂寬

自穎昌歸任況之有詩次其韻

甕拋彭澤故園歸趁見春山筍蕨齊不謂簡書誠可畏  
便尋漁釣欲重攜故人念我勤車馬走筆題詩寄象犀  
欲遣長鬢無以報太牢滋味愧羹藜

次韻徐正夫見贈

自信儒冠不誤身從教塵土滿衣巾安能學稼與學圃  
已得異書逢異人隻影自隨空四海歲寒相伴有孤筠  
揚雄何日一區老問字應當載酒頻

次韻少蘊二首

畫師安得老龍眠寫此西湖李郭船談塵生風看落屑  
詩壇餘勇戰空拳拍隄春漲雲空闊夾岸桃蹊錦接連  
到處聚觀千萬口要公膏雨作豐年

雲閒笑語雜鷓行山意波光兩浩茫老大讀書眞伯業  
歌呼狎客類平陽丹青遺構風流在尊酒題詩草木芳  
湛輩不須悲歲月羊公名與峴山長

次韻伯元詠牡丹二首

珍重誰移洛下根玉盤徑尺露花新不勞鉛粉強爲色  
自是肌膚淑且眞美惡本非春有意栽培直恐伎凝神  
空齋獨嗅無人賞鼻送幽香息息勻

草木無情解悅人徒因見少得名新翦裁羅綺空爭似  
研合丹青太逼真尤物端能耗地力癡兒意欲費精神  
願回春色歸南畝變作秋成玉粒勻

次韻歐陽誠發牡丹

青春過隙不多時佳會應須日日期羨子多情勤秉燭  
尋芳問柳每題詩洛花名字爭新見尤物東君翦刻遲  
安得韓湘寫奇句世閒鉛粉謾勞施

次韻孫志康牡丹

春事依稀見一班山花灼灼強施丹能容丞掾歌呼處  
信是平陽度量寬溪上有人歸獨晚夜闌秉燭若爲懽

但知草檄催詩債何必重尋落藥看  
罇餘舊壓蒲萄綠盤有南珍荔子丹草草春光雖未稱  
人人酒令暫須寬興來勿廢無何飲老去難尋特地歡  
慰我窮愁眞待子憑詩寄與故人看

卜居城南二首酬兄弟甥姪

蕭蕭素髮插人頭世上功名得汝求神馬尻輿安所稅  
寸田尺宅早歸休結茅但使纔容膝解劍還須便買牛  
更慕少游乘下澤不妨閭里自沈浮  
采椽竹屋亦天真但喜相望北阮鄰等是南柯遊此世  
聊將傳舍誑吾身高門恐負于公志近市空慚晏子仁

安枕不聞危也吠華門圭竇固應貧

次韻孫志康喜賈子莊還任

君王物物與恩均令尹還須畏吏民投劾賦歸無二頃  
上書遮闕有千人朝陽升處幽陰破暖律回時草木春  
看取子文無喜慍從來冰鑑恃堯仁

橫山道中

物外閒人日月長意行無復有重岡林深步步衣裳溼  
麥熟村村餅餌香遙想雲閒下雙鳥空懷仙子望三鄉  
欲尋好句供詩眼旋逐東風墮渺茫

小子籥與其友作瀝亭置酒泛舟唱酬之什予亦



戲用其韻

勝事隨年阿堵中老夫久絕馬牛風消磨藥石一春過  
寂寞罇罍萬事空亭下麥秋驚翠浪山前雨腳卷晴虹  
渡頭試驗豐穰意半是村醪入頰紅

題歐陽晦叔竹癖軒

海竹纖杉亂葦萑君家千樹獨淇園清陰夏簟常畱客  
疎影秋光共入軒屐阮孰窺塵外趣鍛嵇聊與世人論  
可憐此路今無幾桃李成蹊不待言

和良卿病目在告

寒月侵窗燭在檠幽人燕坐夢魂清一從拾得空花病

十日不聞鼙鼓聲

良卿在告免按  
教已十日矣

題李微叔所藏戴嵩暮雨圖

春雲漠漠雨垂垂水滿平疇秧稻時青蕩綠蓑晚歸去

一作青蓑蕩  
笠臥載歸

爲問市朝儂不知

次韻韓文若展江五詠

懷玉案文若名宗武  
韓莊敏玉汝之子

山河景色本無偏須信壺中有洞天明月端來臨不夜  
珠宮玉宇澹娟娟

閑尋短棹問溪源乘興眞爲載酒船應學二疏辭漢早  
勝遊兼作地行仙

綠暗紅稀禁火時使君軒馭雨仍隨清風吹得江湖句

急遣詩筒挑鼓旗

欲追急景去如飛  
剩賦新詩酒百卮  
倒載接羅扶酪酏  
恰如山簡醉歸時

新醅潑蟻綠溶溶  
時爲賢人復一中  
況有能詩庾開府  
論文興歎有誰同

睡蛇已死得安眠  
擾擾塵中學坐禪  
我欲退休從杖履  
春明門外有雲泉

山行次韻楊良卿見寄二首

山行六日已逃空  
況入青冥窈窕中  
欲寫姓名孤絕處  
恐君遺恨不吾同

出谷泉聲已轉雷  
忽驚山斷見離堆  
尋溪便欲挈舟去  
畱取他時雪夜來

道中買得草履

買得芒鞋拄杖挑  
心先向足躡雲霄  
山林本是吾歸處  
不待移文辱見招

次韻葉守端午西湖曲水

遠醜清潁入溪渠  
左繚孤城轉古墟  
豈止江湖來席上  
一蘇窮澤十千魚

暗泉百道草閒鳴  
已覺圓荷翠蓋傾  
擬欲挈舟江海去  
門前歸路是春明

一葉何時縱權歌空悲急景怨羲和斜風細雨添愁絕  
青蕩蒙頭映綠蓑

兵廚酒色似鵝兒計泛樓船會有期葦折荷枯秋露淨  
更看鏡面渺瀰時

叔度平生撓不渾注之不滿挹無痕甘棠訟息籃輿晚  
目送牛羊自下村

次韻趙伯充雪中見招

華堂玉燭夜沈沈淡月疎星作雪陰天爲王孫醒醉眼  
晚來霧淞入千林

擁鼻袁生方塊然不知玉色浩無邊西陂欲與稽山竝

賀監風流太白船

次韻張次應見寄

西城夜雨一追攀前輩風流頓覺還窮似少陵無襁褐  
空懷大廈庇千閒

叢臺

百尺危臺高入雲欲將羅綺炫強秦長平一戰坑俱滿  
臺上應無豪傑人

次韻承之乞魚於保德

尊鱸一別信音疎食指令人盡信書不是分甘慰愁思  
臨淵空羨計無如

斜川集卷第三 完

題郭熙平遠

木落沙明秋浦雲收煙澹滿湘曾學扁舟范蠡五湖深處鳴榔  
望斷水雲千里橫空一抹晴嵐不見邯鄲歸路夢中略到江南  
諸子只應見畫此中我獨知津寫到水窮天杪定非塵土間人  
右三詩見蘇氏六帖冊載味水軒日記

嘉慶壬戌五月十七日補錄





斜川集卷第四



眉山蘇

過

叔黨撰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  
 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為人而舉其議  
 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  
 皆蚤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亾之子少時嘗見彥輔  
 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  
 世蓋記其意而亾其辭乃命過作補亾之篇庶幾君子  
 猶得見斯人胷懷髣髴也

長元案此序永樂大典不  
 載今從東坡文集補錄





心字出韵且句  
獨短疑有誤

客有自蜀遊梁係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  
遺宮得歸然之頽基兮竝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  
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  
遺恫吁犬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  
兮又將覆劉氏之宗聞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  
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忸君王之好殺兮視  
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  
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  
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亾兮天下其孰吾容苟追死於泉  
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邁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

念君老而執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  
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既沈冤  
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亦足以慰  
夫九原坡集云或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往之不諫  
魂熒熒乎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亾也禍  
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如乳虎曾續息之  
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  
婦晨雉疆王定制惟愍懷之遭罹兮實追蹤於漢戾顧  
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  
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

可弔而不可哂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  
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  
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  
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  
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聖狂之本同  
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  
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冑自比於驪山  
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  
以信讒而殺子暱姦而敗國各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  
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主之龜策自

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  
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  
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  
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  
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鷙忍兮亦嗜殺以爲娛彼楊公  
之愛修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  
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  
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颶風賦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  
今据本傳從東坡文集錄補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禳

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  
 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  
 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之一作暴  
 怒持一作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  
 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礮擊巨  
 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  
 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  
 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竝驚潰一作會千車而爭逐  
 虎豹讐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  
 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

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  
 來言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葺  
 軒檻一作楹之已折補茅屋一作茨之罅漏塞墻垣之頽缺  
 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  
 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  
 出一作生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者若為巨邪  
 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  
 舉夫噓呵曾不能一作足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  
 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  
 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為

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炫求一作來髣髴於  
過耳一作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虛  
邪惜吾知之晚也

東交門箴

懷玉案此篇亦載東坡文集

漢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  
以為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為更置酒北宮而引  
偃從東司馬門入更其門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譏焉作  
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  
俗罔中倡之以淫實煩有從帝於館陶在齊文姜矧董  
外人干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為好予飲子燕宣室是  
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驚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  
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恣延  
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  
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慙斯闔蕢也揚  
觶杜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  
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天寧寺鐘銘

有宋宣和辛丑某月日潁昌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比  
丘普融老憫昔之鐘壞募人改作增大之為銅五千斤

未期年而成蜀人蘇某觀茲勝事讚歎希有而說偈言  
智哉大士假幻說法以大願力破愚癡鑛熾勇猛火出  
智慧銅戒定爲模般若爲工是皆普融成就法器置高  
廣坐發大音聲雨風晦明嘗作佛事警昧悟聾覺迷歸  
正以慈悲體有扣卽應隨彼扣者不入思惟一切衆生  
煩惱滅盡天宮地獄等無高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普融老真贊

衡氣以見機正容以悟物雖不形諸言猶有待乎色孰  
卽色而觀空卽空而觀實當以是義觀普融之德

代滿憲謝換官表

伏奉告命換授臣武功大夫者官稱非古必欲正名詔  
命自天遂頒新渥寵以訓詞之溫厚允爲臣子之光華  
撫已若驚受恩知愧恭惟先帝追三代之典建百官之  
名粲然虞夏之文章去漢唐之陋況大明之繼照述先  
志之未遑亟詔有司一刊右列致茲異數亦及微臣爲  
官擇人愧何以從士夫之後循名責實又不能奮尺寸  
之功徒竊寵榮益慙尸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  
縱湯德日新躋大有爲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經文緯武  
俾無曠職之臣修廢舉材下逮干城之賤臣敢不服勤  
夙夜祇畏簡書以徇義捐軀爲事君以養兵訓戎爲報



國誓益殫於犬馬庶少答於生成

代崔憲謝降官表

繆於刺舉以干越職之誅尙賴寬仁止就削官之罰恩深責薄感激涕零伏念臣賦性顛愚逢時休盛雖屢膺於指使終無補於涓埃惟恐有聞欲效鷹鷂之志自貽伊戚不虞尸祝之譏果蒙定罪以原情聊示小懲而大戒仰天知惠撫已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若稽古之明行不忍人之政祖成湯之三面達虞舜之四聰吏議難逃蓋自不安於分守天心灼見猶許改過於將來臣敢不奉以周旋永知教戒服勤官政期收薄效於桑

榆銘刻肌膚莫報大恩於天地

代席帥謝除徽猷閣待制知成都表

起於琳館付以名邦復玷除書洊膺謀帥寵以禁嚴之職畀增方面之崇誤恩曲加撫躬知愧伏以陳力就列臣子所以委質而事君爲官擇人朝廷蓋將礪世而磨鈍自昔祖宗之故事必由侍從而進身況內閣之華資待天下之名士掌星躔之寶訓近日月之清光豈特搢紳之榮實高儒學之選而臣賦材鄙野備問空虛福盈每懼於災生器小不堪於大用弟兄持橐愧先後於一門銅竹請符蓋屢窮於五技獨荷淵衷之眷辱收閒廢

之餘雨露所加乾坤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  
運睿知有臨法天地之自然一道德而同俗長轡遠馭  
輕爵祿以興事功左戚右賢惜名器而彰淑慝察臣之  
先容於左右謂臣嘗盡瘁於使令致此恩榮下及孱陋  
策其駑鈍誓永堅於一心志在糜軀庶用酬於千載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  
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西南都會古稱巴蜀之雄表裏山川國本蠶鼓之舊士  
風厚善民訟簡稀宣布詔條告諭父老咸悉朝廷之意  
曾不鄙夷其民故擇宗臣以安遠俗中謝伏念臣斗筭  
小器樸斲凡材生逢日月之明得遂箕裘之志夤緣一

仕寢被使令蓋嘗試之於邊陲又復寵之以延閣略無  
毫髮之補報徒竊天地之恩私眷此坤維號稱錦里其  
民務本而力穡其士好學而有文組繡被於中原富饒  
甲於天下歷觀祖宗之遣帥率皆廊廟之偉人顧委任  
之非輕知拊循之有自三刀見夢著史策以為榮兩使  
占星候天文而協應如臣才能無取聞望素輕叨冒寵  
光有靦面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法禹之勤  
建六官而代天工操八柄以馭臣下坐念五十州之遠  
特軫淵衷必求二千石之良主宣德意知臣忠孝麤守  
筋力未衰使之察吏而督姦豈貴邀功而生事邊鄙不

餘川集卷四  
聳庶幾魏絳之能獄市兼容遠師曹參之治臣敢不益  
堅素節圖報睿知上寬宵旰之憂次答生成之造奉天  
威之咫尺若臨淵冰承王命於春秋敢忘夙夜

謝薦舉狀

蝸鳩小技寧有意於雲霄榜櫟散材固難欺於匠石偶  
竊簪裳之餘胄得齒搢紳之後塵蓋將餽口於四方敢  
憚折腰於五斗抱關擊柝已絕望於清流毀瓦畫墁尚  
庶幾於食志然自念征商至賤種髮可羞不過效米鹽  
刀筆之勤僅稍一作於免簿書期會之責分甘下走才不  
逾人雖處囊中雖未忘於穎脫菌烝枯朽實倍費於吹

噓豈謂薦書忽光蔀屋顧慚名姓辱借齒牙某官德竝  
珪璋量包山藪言足以綺藻當代學足以羽儀清朝嘉  
善而矜不能出於天性舉賢而赦小過欲廣人材遂令  
一介之微亦預四科之選自量無用初乏先容儻非藏  
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尚贖過於縲  
囚而趙武好賢常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駑鈍祇畏  
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寸有長而尺有短  
盡荷包荒日不足而歲有餘益圖報稱

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

某生最後不及見先君少時行事也比成人能區別則

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既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藐然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粃富貴而不少貶於流落所謂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廢無食粟之馬殆類是矣子孫雖不能髣髴其萬一然清介廉苦之風抑有類焉故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且平居里巷閒士大夫以門閥相高炫服車馬相誇則吾兄敝衣縵袍剗去圭角乘款段馬衣野人服與方外之士雜居而

無辨此得於先君子清介廉苦之風爲多余不及也夫約於奉己則求於人也薄故雖小官恬然而往進不希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則出處之間無累於物豈不超然自得於方寸乎武昌與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耳頃侍先君杖履一作履往來於樊口甚數今三十年江山宛然而吾曹齒髮如此得不爲之太息乎昔人感髀肉生而有功名未遂之歎吾曹則不然白首折腰當念蚤爲求田問舍之策及瓜而歸徜徉嵩少之下以畢吾兄弟晚歲之樂又奚恤元龍所笑哉

夷門蔡氏藏書目敘

自書契三代以來禮樂文章播在方冊皆藏於王府老  
聃爲柱下史實主其藏雖列國諸侯莫得而與當世學  
士大夫蓋得觀其書者鮮矣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則國人皆尊之孔子聖人也然猶問禮於老  
聃學官名於郊子季札蠻夷也聘於齊魯然後獲觀先  
王之樂而聞大國之風嗚呼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  
凜然於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於百世之後豈  
有不因載籍之有考乎是以有國有家者嘗刻意於此  
而孝悌忠信必由是而出古之人躬行不逮者多矣余

不復論比遊京師有爲余言吾里有蔡致君隱居以求  
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  
也余矍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  
爲余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  
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  
飢渴然盡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  
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  
收而竝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  
冠冕而遺世故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  
而返予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



知而人自知之以其所踐履者絕乎流俗故也龐德公  
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  
龐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爲無所遺也今居士口不談  
世之爵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龐公  
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之子敏而文學日富人不知其  
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中郎爲有子矣  
余將負笈而請觀焉乃持其總目三卷爲敘而歸之庶  
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終始

送參寥道人南歸敘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

蹏齧必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隘與不遜  
嗚呼此世俗之所謂病耳何損夫君子嘗以謂士之立  
身寧有是病而惡夫所謂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入於君子之塗而鄙  
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脅肩諂笑勞  
於夏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  
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自貶苟求之道如走坂如舍矢  
如覆水之易也故剛寧過不失爲君子少柔韋汨沒必  
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陋其爲人曰非君  
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側媚佞文求富貴以敗而

不復夫豈剛之罪也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此也  
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遊之閒信然凡平日  
務爲可喜之論揣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  
相棄如路人面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  
休戚誓死而不去浮屠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  
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  
挫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  
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  
必曰是難與游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  
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沈雖人人譽之余

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瑞曰吾將南  
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勦勾子  
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於礪措  
刃於可游之地而以嬰不折之所也此爲善用剛矣子  
行遊天下批大卻導大窾願俟知者不汝疵也不然則  
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澹然遺世以從東郭順  
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 芝堂記

芝之爲祥草尚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  
不得宰其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蘖不芽乃莖乃葉異

夫羣草木此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間非有道之士孰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以五芝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齋房九莖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蜀有布衣楊公亮家世好善聞於鄉里爲藥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有子曰會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死如生朝夕必臨時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此楊氏父子爲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爲祥也而暴之亟往觀其處祝之使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又取以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

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嚮應弗渝而申告者三也或曰爲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既知之矣胡不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寒不可以衣飢不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楊氏之德出於一鄉一鄉之人有懲惡勸善者自鄉黨以及州閭推而至於四方相勉爲楊氏子而恥其不及其爲瑞也豐矣故子臯爲成宰而成人篤其兄潁谷封人食舍肉而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石以告來者故樂爲書之

士燮論懷玉案此篇亦見東坡集

料敵勢之坡集無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

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坡集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

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

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胥童死欒

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

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雖坡集無

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

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

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

懼中常之主銳於立功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

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不

然坡集無不然二字則啗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

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則亾國殺身終

而坡集不悟者天絕之也今夫坡集今夫小民之家一朝

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營終日勤

勞而得之者數金耳坡集云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

故所用者坡集無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

其所守哉一動不能自反至於家破身困欲復治其故

業豈可得耶

坡集無一動不能自反至此二十二字

由是言之天下者得

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起

於布衣

坡集云漢高皇之得天下

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

嘗得志比

坡集既

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

四夷民亦休息

坡集云不事遠畧民亦不勞

繼之文景不言兵而天

下富

坡集無天下富三字

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

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嘗自矜曰吾十八舉義兵二十

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

坡集無嘗自矜曰至即大位二十二字

故瘡痍

未瘳

坡集云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無故瘡痍未瘳句

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

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

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休戚而足以啓治亂之兆戰勝而

亾敗而興者有矣

坡集云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

而亾有敗而興者矣

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

亾有以使之也夫昔號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

亾曰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號此范文子所

以

所以二字從坡集補

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

哉使其

使其二字從坡集補

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

坡集有圖字

於范

氏若趙盾矣

坡集云趙盾之事可見矣

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

名則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也遠矣

讀楚語

懷玉案此篇見東坡集題曰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冠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

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

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坡集作曾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舍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

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書張騫傳後

酒色之害人甚於毒藥博奕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知畏毒藥而甘心於酒色知惡盜賊而不厭博奕者何哉適於已而忘於害耳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萬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慾者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引鏡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相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天下也適已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

如是敗此適已之效也漢武帝襲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足可謂盛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萬里天下騷動幾及勝廣之亂此誰發其端歟蓋自張騫一使覩筇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饒遂倡通西南夷之說又語以蠻夷貪漢幣而多奇物天子由是欣然發使治兵必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以嘗天子之意邀取富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心焉此貳師之役所以作也是時李廣利喪師郁成欲歸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萬僅能克宛取貳師善馬而歸嗚呼徇一夫之私欲竭

生民之膏髓雖係虜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瘡痍之萬一哉昔隋之亾也盜起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裴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川國俗之詳還爲煬帝言之曰胡多瓌怪名寶帝由是甘心四夷高麗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喜財故裴延齡以哀刻進憲宗旣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鏞以貢羨餘取卿相君臣之間寧復有志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

求之不已何哉貪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爲富見其所未見者爲寶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劍而亾蒯瞶亦死於呂姜之髡夫豈有國者少此糞土耶然二君以此亾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非糞土乎

書周亞夫傳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閱古今而不知成敗見小節而闇於大道雖學足以通天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莫大於死生利害莫大於安危人

能輕千金之軀以任天下之重禍福不懼死生不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事雖腐儒小生弄刀筆有餘事出意外又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寡矣晁錯號稱智囊本造六國之謀知吳必反者宜其遭變而不動慨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處於萬全此其智已亂矣錯猶若此而況其下者乎吾觀周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王日夜請救而亞夫卒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卒堅臥不起夫不救梁不過梁亾而誅耳而漢無可幾之道軍夜驚不起不過亾首竊發而軍無可乘之隙以

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於諫臨江之廢拒王信之封所謂嚴嫡庶之分守高祖之約可謂真宰相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智而不學守節而不遜卒以窮困嗚呼此爲景帝諱也景帝不道至於殺無罪元勳之臣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譏亞夫之短以爲自取者可爲流涕太息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似絳侯厚重少文耶劉氏微其父子幾亾矣何不學之有哉亞夫之不遜豈其以面折廷爭而爲庸主所不堪耶鬻拳懼君以兵君子猶能與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遜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蓋仁者之

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 書先公字後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爲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爲誇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嗚呼此皆書之不幸



也陽春白雪之歌出豈容閭巷小人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僞爲真不足責至搢紳士大夫家爲世所欺可爲太息而又有妄庸者居其閒自謂能是正其非偏强大言反以真爲僞其無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與玉石俱焚是重不幸也過侍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編斷簡皆老年字落其華而成其實如太羹元酒朱弦疏越將取悅於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爲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爲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爲非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閒以文鳴者其說能

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爲流俗痛哭過謹書藏於家

書田布傳後

魏人德田宏正而愛布宏正遇害於鎮也穆宗授布魏博使討賊而度支餉不繼牙將史憲誠者因是以怒衆衆不甯戰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歎曰功不成矣卽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引刀刺心於几筵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余讀至此流涕太息曰嗚呼哀哉布能不愛死而不知死所也烏喙能殺人亦能起死者也今有人寢疾將死食

烏喙而得生者十人而一不食而死者皆是也夫畏烏喙而待盡豈若庶幾於十一者耶余爲兒童時見長老先生言淳化中一作時成都戍卒王鈞叛殺尹據城將剽諸郡而蜀之戍卒將與之合蜀守楊懷忠者知之大會將校出其二息辭於衆曰賊有成都必窺諸郡蜀小而近必首被兵吾當死之兩稚子不可以污賊請乘其未至假手於君等殺之然後持吾首歸賊則室家完而身且富貴衆泣曰吾屬獨無父母妻子乎主亾而吾存赤吾族矣公獨欲爲忠臣使他人爲反虜耶懷忠曰若然柰何皆曰生死從公於是散府庫發民財得兵千人出

城一舍伏之是暮賊憩伏所期以旦攻城士方食伏起殲之遂遠引兵壁成都賊氣懾不敢出累月王師至而賊平懷忠之力也嗚呼惜布不知出此也此豈非食烏喙而生者耶何則先人有奪人之心而反側者易以義使也且布之貴也本以宏正有恩於魏使世其官可以成功耳魏人以河朔舊事逼之豈遽有害之之意哉布若能請於軍曰先將軍以六州歸天子使汝一方不陷於叛逆宣慰之言在耳今幾日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爲亂上負君父下懼禍不旋踵以取笑天下願諸君殺布而後反則魏人素德其父未忍殺其子也豈不忠義

之兩全哉昔宏正遣布以兵助討蔡帝議使人代之而士卒愛布願畱乃止則布亦素有德於魏人也其時布部曲必有在者此輩豈肯從亂哉郭子儀恩結回紇而保其不以刃相向夷狄猶能爾而況父子有恩於魏乎若以忠義激之禍福動之戮一憲誠軍自定矣然後舉兵討鎮雪宏正之冤刷朝廷之恥克融勢孤不戮而擒矣豈非再造河朔之功乎萬有一死憲誠之手使朝廷以殺帥之罪討於魏人衆所嫉惡而棄之也豈不賢於自經溝瀆之爲諒哉惜乎不能已河北之再亂者布之死也

### 書二李傳後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淮南王安反謂大將軍可刺說丞相如殺蒙耳而獨憚一汲黯仗節死義其與社稷存亾也審矣愚嘗謂社稷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肢折一足未及死也心腹之病則爲膏肓不可救已李靖李勣可謂功臣始終唐之元勳也而太宗付屬委託亦已重矣然止將帥之材耳疆場之事任之則有餘社稷之寄安危之機則兩人者有折足渥形之敗矣太宗欲伐高麗諫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遂

餘川集卷四  
堅太宗黷武之志幾爲不戢自焚之禍高宗欲立武后  
舉朝爲之寒心而勳以爲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  
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夫二人者爲腹心之病亦  
大矣張釋之諫嗇夫之拜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  
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語曰一言而興邦一  
言而喪邦豈其然乎

斜川集卷第四

斜川集卷第五

睂山蘇 過 叔黨撰

題陽關圖後

山林之人能忘富貴易軒冕之士能處枯槁難謝安雅  
志東山故於富貴如脫屣山王未能忘軒冕故不敢數  
於嵇阮閒大抵能脫略世故不戚戚於貧賤者必英偉  
奇特人也余雖不敢執鞭從浮休公游然先子與有一  
日之雅薰蕕臭味可以不言而喻公之立朝毅然有不  
可犯之色退藏於家一丘一壑有終焉之計此其中豈  
無所得而然哉公之外孫高君嘗得浮休手書陽關圖

歌一篇乃使人臨畫李龍眠陽關圖置其首又得長安王正叔畫浮休像幅巾野服坐山林閒埽棄塵累超然物表置之卷末二人真知浮休公者世人徒見其功名之心慨然未忘而不知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余略爲之一辨

書漳南李安正防禦碑陰

紹聖初先君子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指不敢與遷客游一夕蒼梧守李公安正引車騎扣門請交於衡門之下先君子初不識面也慨然論世閒事商略古今人物下至醫卜技藝皆出人意表先君驚喜以相

見爲晚而公冒犯簡書之畏卒畱十日而後行嗚呼真天下奇男子公還朝果爲天子所知擢帥邕管蠻遁去不敢飲馬於江公嘗言少時官南海有劇賊三十餘人出沒海道人不敢近乃以計變姓名易衣服挾二童以往盡縛之由是顯名其臨義勇決蹈水火人有不可學者況於脫屣軒冕得不優爲之乎某於是時拜公且與公之二子幾仲微仲游今皆有立公爲有子哉

跋李防禦遺文

防禦公以儒者尉南海設方略破劇賊進秩至蒼梧太守知名南服受代還漳江過羅浮爲先君畱十日飲酒

論道商略古今自恨相見之晚過方侍行具見其事不  
踰年公還朝宰相薦換右列付方面蓋將以功名諉焉  
而公循然退避終老於鄉里雖欲挽畱而不可得非養  
於胸中有素而出處進退在我安能以清節照世乎讀  
其遺文觀其字畫雍容渾厚而不迫切君子哉宣和辛  
丑三一作二月二十日得之於其子大忠跋其後而歸之

跋折太尉碑陰

折氏世守河西歷五季之亂能以區區壤地保完其民  
人封府庫籍甲兵以歸真主抑可謂不愧竇融矣然竇  
氏子弟不及融沒頗以恣縱取敗於世弗克顯有茅土

而折氏五世傳百有餘年忠孝自翼禮義自度若出於  
一則賢於竇氏遠矣余於并門始得太尉武安公之墓  
碑於其子嗣益讀之竦然見其制勝料敵得士死力有  
古名將之風非特能世其家者也公守河西逾三十年  
虜在其目中如几上物所使偏裨部曲如臂之使指安  
得不爲虜所憚昔趙以李牧守鴈門備匈奴以便安置  
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椎牛養士士卒思奮而纔  
有寇急入保聚虜以爲怯遂舉衆大入牧選士出奇破  
殺十餘萬匈奴卒不敢近塞蓋牧居邊十餘歲得虜之  
情狀虛實詳且嚴以靜觀動以逸待勞則強弱固自不



敵耶頗牧不世出豈可以常理論故余於折公亦云

跋南安巖主頌

佛以廣大智慧不可思議力能於世閒現種種功德隨應以求皆使充滿何也佛無他緣惟有一慈人無他術惟有一信慈信二法相須而行故能成就無量大願昔沙門以鈍根故不能誦經其師授此南安定光巖主四句偈誦不及歲餘日記萬言南徐庾氏有子病足不能履地金山佛鑒授以此偈誦之數歲兩蹠復伸又有居士劉素事南安像忽得重病禱於像前香槃中現小青蛇舌相純白舉頭如語後二日有人教以此偈晝夜誦

持三日疾愈此皆近歲神異如此豈非佛子厭苦蒙昧抱纏病惱思脫塵勞過於桎梏求哀也力起信也堅則佛之慈悲相應如響有是理哉王君師文官并門備聞其事讚歎希有曰此偈不可不傳屬某書之將鏤板施人某以爲師文此心不忍獨善其身將使自一傳二至於千萬以信悟人除世閒苦夫豈細事哉又使學道者於此觀心得究竟法出諸生死則何止發蒙蔽而愈膏肓乎

宋景輝二子字說

古人之名其子者亦多說矣有獲長狄僑如以喜而名

其子有文在其手曰友以異瑞而名其子人之愛其子莫不欲其賢且貴也元憲宋公之曾孫曰肱曰膳余問其所以名之說其父景輝語余肱生而甚似其祖必能世吾家元憲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股肱元聖致太平吾所以期之如此曰膳者吾通守潁昌釋奠宣聖爲亞獻膳於是日也生吾惟仲尼以膳肉不至而行夫豈爲肉哉蓋爲禮也士大夫生於今日親覩禮樂之盛籩豆具舉此豈小小節文哉吾是以名之子矍然不敢以童子戲遂字肱曰元弼膳曰元禋且著其說以授二子勉使有立以無廢父命

記交趾進異獸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從古文小品咀華補錄

麒麟鳳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麒麟矣必復生虎豹蛇蝎蒼蒼者或自有說然天之生麒麟也不數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衍於深山大澤閒眈眈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口腹之欲宜乎麒麟鳳凰高飛遠引不一游於世也

代人上北京留守書

某嘗讀史見趙平原君時有客毛遂素不聞名於衆人一日秦圍邯鄲平原君患之爲求哀於楚選門下士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而毛遂請行平原君強聽之十

九人者略無所施而毛遂捧盤歷堦定從於跬步之內使趙重於九鼎唐封常清高仙芝之儼也初仙芝以其貌陋且跛常清屢自陳不得已置名儼中軍破達奚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且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仙芝大驚由此顯名爲時良將某以爲二人方陸沈自晦辱在泥塗不遇豪傑之士引而出之付以事功則不過一匹夫耳餓死於溝瀆與草木同腐必矣又何以表見於後世哉某竊不自量結髮讀書有志於古人不肯碌碌俯仰於士大夫之間思得豪傑之士爲之執鞭念如毛遂封常清之流不爲人知則已倘得知已不以衆人遇我

則赴水火蹈鋒鏑不在古人後今罪戾之餘不足道也齒髮如此可以甘貧賤安閭閻不復議此然區區之心不能自默求伸於左右者何哉昔嘗侍座側聞餘論不以某爲不肖憐其無辜若曰尚可教育使不終廢於世心非木石懷斯言而不敢忘今又窮困益甚捨左右而安所訴哉某一身漂零死不足惜有親未葬朝夕不敢自保妻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婚姻失時言之寒心可謂天之窮民也前者所犯本非犯清議污搢紳不可湔洗收錄之人意謂屢更赦宥當得復有舊物無何有司拘於文法止敘散官徒有被大恩之名而卒無霑寸祿之

實豈能默而不言就死地哉方今之世左右當方伯之任荷天下之重名四方之士埽舍人之門求爲李膺之御拾青紫紆組綬不知幾何人矣懷材抱藝不乏於使令文章翰墨奔轅於幕府如不肖者豈足繫門下得失哉然左右一言可使貧者富窮者泰噓枯吹生易如反掌某困窮如此安得不往告而左右安得不終憐之乎使某得在奔走之列感生成之遇如毛遂封常清區區事業當不辱於門下非空言也惟執事者察之

論海南黎事書

嗚呼天下之利害縣官未始得十四五也天子不過得

之左右大臣左右大臣不過得之方伯部使者方伯部使者不過得之守令守令能得之於民者特利害之似耳今天下號稱能吏者直以簿書期會潔身奉己而已尤異者使民尊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可謂能矣然上之情不可知下之情不能達所謂利害之實從何而得之哉昔然明欲毀鄉校子產弗許以爲鄭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夫民至愚而神者也國家之美惡法令之得失官吏之賢不肖未嘗不竊議於下也而況其一方之利害耳目所見父兄所傳日夜講之可謂熟矣古之君子建一事出一令未嘗不參之於民言而執事者

不求之於斯人而斯人者未嘗以實告豈上下之情有閒而然耶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此雖朝廷瘡疥之病不足以置齒牙然一夫不獲亦君子之所恥也異時論者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地或欲羈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震聳驚擾戕我官吏虜吾民人而執事者又熟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芘甚可哀也豈議者未得利害之本末而斯人未有實告者耶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閭閻之民耳道不足以相休戚而言之者又忘其忌諱

故所得爲最詳若默而不言孰爲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劒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閒耳若以銳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按圖觀之方寸之地耳不過選士數千一將可辦也僕以爲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閒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狼狽而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鴟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吾

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獸窮則搏無慮精兵萬人吾乃  
曳甲冑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非三萬人不  
可勝也且不可以一舉得之也期以三歲取之夫瀕海  
瘠鹵之地屯三萬人且三歲糧民可以堪之乎且旣得  
地必郡縣之也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魑魅之所憑水  
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不然旣得之而  
且復失之矣議者又曰黎人所以慢邊吏而侮吾民者  
法不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  
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徭賦一均  
吾民則易治矣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以其怖死而必

從吾又不血刃而得方千里之地自是無疆場之患省  
屯師之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可  
變而性不可改也其紆死聽命願爲吾民者未知異日  
之患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  
無乎聞之父老曰往者罷庸而取直吾民皆欲棄冠服  
而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  
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譬之養虎狼於陷穽置蝮  
虺於几筵謂其馴擾不螫亦誤矣議者又曰黎人處不  
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沈香古  
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



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執事必以爲信然何則以爲  
眞能困彼而不能困我也僕以爲不然瀕海郡縣所以  
能鳩民置吏養兵聚財者恃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  
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爾若絕  
黎人之權商人不來我自困矣關市之征歲入不足一  
困也兵吏廩賜無所從出二困也衣食不足飢寒從之  
三困也而黎人必將齧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  
又焉能困彼哉醫之治疾也攻其所病之體未有攻其  
未病者也疽之生於首則治其首生於足則治其足未  
有疾在首而砭其背在足而穴其胷也今黎人特小小

邊盜耳議者乃欲起爭桑毀餅之隙忘一炬燎原之戒  
豈非攻其所未病者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也  
何則非有君長酋豪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今  
聚百人之徒具十日之糧始可與邊吏遇也而彼府庫  
發斂之資十日之糧豈易辦哉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  
飽而奮旦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  
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憎於我乎獨有質劫之患  
耳然考其本則我曲而彼直父老曰黎人之性敦愿朴  
訥無文書符契之用刻木結繩而已故華人欺其愚而  
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何則吏不通其語言而胥吏

責其賄賂忿而無告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忿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爲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以聞又爲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此則能者勸慢者懲貪胥猾商不敢肆其姦邊自寧矣父老又曰異時走朱崖者東西二道羈旅無虞今七八百里悉爲賊區官吏文書商賈往來皆道於海此不可不治也僕以爲以力勝者兵罷而復塞以利噉者賊貪而不叛也朝廷若

捐數官以使人則賢於用師矣今黎人盜邊民之畜巨室不過從十餘隸徑入其族數其罪取之不敢拒命者信異其人也僕以爲此可許以官而用矣使齎金帛入喻諸黎曉以利害懼以禍福若能開復故道使行旅無壅則籍其衆所畏服者請諸朝假以一命而歲與其祿不過總十餘人歲捐千緡耳今朱崖屯師千人歲不下萬緡若取十一以爲黎人之祿可以罷千師之屯矣且夫兵之所在耗於國而又以啓邊釁也蓋扞擻之吏皆用武夫而卒伍之籍多出無賴所過聚落雞犬一空來則捶暴其家人去則壞棄其器具昔日之道未必不緣

是而塞也僕以爲戍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則編戶之家  
家有武備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而又習其山川險  
阻耐其風土瘴癘吏若拊循其民歲有以賞之則吾藩  
籬不可窺矣今西北二虜藉此以制其侵軼況此小醜  
何足道哉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爵賞不卹長久之計  
苟目前之利也若僕所陳何功之有哉然執事當先國  
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

謝提舉玉龍萬壽宮表

文藻案此似代人作

備東國諸侯之長積玷藩宣贅西山散吏之員尚縻奉  
稍恩波浹骨感涕交頤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見道雕

蟲篆刻但攻無用之詞章潦倒麤疎殊乏有行之事業  
當睿主粲惟新之化爲稽陰興和市之恩猥以妄庸誤  
承臨遣萃彼八城之賦揆於一己之平雖公爾忘私敢  
效肥秦之視越然犯而聚怨不勝衆楚之咻齊竟獲全  
歸允爲幸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高厚聖協勛華  
明庶以功方厲精於政治退人以禮每加惠於臣鄰豈  
伊朽腐之資曲累記存之數臣杜門老矣戀闕淒其身  
在江湖悵頽齡之有幾心非木石念報德以何時

謝張帥啓

文藻案此與前謝薦舉狀似同爲太原監稅時所作

服勞關市愧無異於稠人忽玷品題寵實逾於華袞竊

余八集卷五  
以士不自重則廉恥之風息公不滅私則請謁之路行  
夫惟自重而不妄登門然後至公樂爲之推轂豈獨求  
人者惟恐後蓋念知己者良亦難所取一言故叔向以  
得驪明爲喜不願萬戶而太白以見荊州爲榮乃知分  
義之相投方爲取與之兩得如某簪裳衰胄樗櫟棄材  
效官米鹽刀筆之閒救過簿書期會之役折腰五斗麤  
安燕幕之危餬口四方僅免牛衣之泣故平居不敢以  
竿牘自致而左右亦莫借齒牙先容夫何薦鶡之書下  
取抱關之吏增光蔀屋改觀同僚重慚枯朽之餘實費  
吹噓之力此蓋某官量包山藪言重著龜羽儀當世之

公卿綺藻一代之人物兼收竝用將嘉善而矜不能捨  
短取長抑與人而不求備

一云抑與人  
不求其備

遂令無用濫廁

甄收若非藏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  
尚贖過於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  
昂衰鈍祇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以此  
圖報豈其敢忘

### 代人謝啓七首

觀風全晉繆膺刺舉之司聽誦與人敢廁薦論之列豈  
謂囊封之纔上遽煩華袞之見褒有靦面顏增光蔀屋  
竊以聖朝圖任莫先舊人漢法考功必更治郡故望之

試吏於馮翊輟自九卿黃霸治最於潁川入爲丞相況此右文之世益思共理之臣眷求黃髮於公卿之閒用保赤子於覆載之內果聞報政不待期年某官學造淵源才兼果藝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久參書殿之嚴屢典侯藩之寄淮陽臥治已多長孺之風渤海政成將被水衡之拜某埽門有舊推轂何功昔蒙一鶚之稱敢忘知遇聊採二天之譽莫報私恩

又

將漕逾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澄清方懷沙汰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慚尸祿空祇汗顏

竊惟爵祿者待天下之有勞食貨者乃生民之先務故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功豈惟遷有無而懋化居蓋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州舊壤全晉奧區地介兩河寇臨二虜仰給於官者環數千里取賦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羸虛材必資於果藝盡山川之曲折虜在目中權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乏治稱才不足以分廟堂之憂寵已驚於逾蝼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吹噓錄其歲月之勞借以齒牙之論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豐財裕民付

有司致此恩榮下逮疎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  
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  
家上酬天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答卵翼始終之惠  
沒齒難忘

又

奉使十年愧無功於毫髮轉輸一路復冒寵於雲天自  
慚燕雀之微輒廁鵷鴻之列省躬無有撫己若驚惟國  
家畱意於遠人而廟堂責成於使者委以觀風於千里  
考其治行於三年內則與主計者任贏虛外則與牧民  
者同休戚眷茲重寄宜屬異能而某才不逮人學專爲

已遠慚齊相素無獄市之容近類絳侯不知錢穀之對  
夫何忝冒下逮庸虛此蓋某官杞梓良材圭璋重器以  
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噓枯吹生得育才之三樂  
絕長補短無求備於一夫致此恩榮盡荷吹借

又

擢從冗散未書歲月之勞寵被使令蓋錄涓埃之效伏  
念某箕裘末學偶玷名科樛櫟棄材寢階臚仕服勤州  
縣之役麤謹簿書之嚴屬此繕營與於奔走競收梓杞  
慚無匠石之能徑啓山林遂掌虞人之職量材何有拜  
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



亦及庸愚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己得育才之三樂無求備於一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歲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盡瘁捐勞量功庀事期益殫於夙夜庶少答於生成

又

繆膺使指方愧無功寵畀漕權復叨重寄自顧才能之謏薄猥當金穀之轉輸遷徙有無乏桑羊之心計重輕殖貨愧劉晏之錢流偶緣歲月之勞遂玷雲天之澤迹其忝冒實自吹噓某官名重搢紳望隆朝野器藏清廟之瑚璉材竝豫章之榱桷治行已著於龔黃人物獨高

於許郭借其餘論得被甄收愧馳謝之未遑辱賜書之先及莫報瓊瑤之贈但爲篋笥之珍

又

文藻案此似判中山時作

飛芻輓粟慙無補於事功說禮敦詩輒濫居於謀帥況此鮮虞之舊壤蔚爲朔野之雄都素稱足食而足兵何止有民而有社控臨蠻陌雖無表裏之山河拊循士夫必賴折衝於樽俎而某學不足以經遠才未能以過人久玷朝廷之誤恩尙處承明之祕職兼收竝用錄其薄效於東南捨短取長姑又責成於燕趙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

取士爲報國以養兵息民考治功矧燕雲撫順之初實  
廟堂宵旰之際昭攜懷遠臥鼓滅烽旣書衛霍之功行  
責龔黃之政遂因人乏得冒恩私某謹當益竭空疎務  
酬知遇輕裘緩帶敢希羊叔子之風積穀屯田庶收趙  
充國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  
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竊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  
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  
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  
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

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牛  
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  
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當世之豪強而燭理未  
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來罷退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  
除俄擢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邪惟是青  
黃溝木遂成於儀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  
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  
肆矜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厲  
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  
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王憲拜水衡啓

伏審光膺帝制入掌水衡澄清千里之畿民無冤濫渙汗十行之詔帝自疇咨伏惟使者修撰道義儲身忠誠許國談經術以佐吏事懷仁義以陳王前故出則俾觀民風入則緝熙庶績顧大河中國之經濟表治亂而見於書而水官三代之虞衡歷古今而難其選將欲行其所無事必使謀之於未然寬九重宵旰之憂慰兩河生齒之望循名責實爲官擇人果見除書允諧舊德消盜賊以安渤海旣旌報政之良臨河洛而歎禹功將繼前人之美某久忝屬吏夙被仁風欣太平之得賢覩嘉猷

之入告願同燕雀遠伸賀厦之誠尙冀桑榆晚借餘光之末

回單靖州啓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狐狸未盡宜鷓鴣之橫飛騏驥先驅甘駑駘之在後顧蹉跎之無用雖矍鑠以奚爲過辱緘題曲垂存藉仰君子之有道識仁人之用心感極成悲驚定而愧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名擅國楨相有擲筆之虎頭終封定遠忠竝伏波之馬革不畏蠻溪閩里觀楊僕之懷黃道路聳買臣之衣繡某忝茲別乘預切依仁方殘暑之秋風多生寒之夜雨更祈善攝以永壽祺

郾城縣遷土地祭文

謹以羊一豕一清酌之奠昭告於縣治土地之神某以乙未歲之冬奉敕宰是邑既至環視公宇墊隘圯壞十七八而外有樓以藏敕書欹傾將壓不可枝梧吏舍半房戶外如列塗肆政令之出入不可譏禁案牘之在亡不可考求帛幣之委積或至暴露囚徒之居處上漏下溼某竊憂之乃請於府量功畫材得錢八萬會部使者按漕過邑又以繕完告得錢十萬因農之隙徙敕書樓稍南盡收吏舍官帑列於兩廡別爲庫以儲民兵之器械又新獄之三牢通爲屋五十有五楹開門而事畢觀

闔門而人知禁財不費於公力不匱於民始於丙申之秋成於丁酉之冬獨令廳不改作不敢先於奉己東西夾舍未暇者以其苟完而止也始卒兩歲雨暘以時疾疫不作吏亦安堵意土木之興必有陰相之者乃鳩餘材作新斯廟非獨以荅神之貺舊廟在庖舍之後煬竈之所熏燎腥穢之所污黷神儻不安其居人亦何安焉謹卜良日奉遷神像惟神福善懲惡保佑茲土若吏若民永有依怙顧茲威靈其報敢忘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廷博案元符元年叔黨尙隨侍東坡於儋州未嘗筮

仕此二首似亦代人作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霈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於休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佑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霈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竝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祈禱祝文五首

涉冬不雪常暘爲災方興嗣歲之憂輒有望霓之請威

靈如在民欲必從瑞雪應祈南畝霑足蘇麥芽於旣槁消癘氣於未萌神實有功於人吏當何以報德敢伸薄奠以薦嘉誠

又

吏依民而立民恃食以生歲之不登民將告病水潦艱食吏責安逃是用窮呼神天竝祠羣望救災恤患神則優爲散沴氣之滯淫拯秋成於旦暮吏民拜貺其或敢忘

又

淫雨爲災欲害垂成之稼下民告病冀回從欲之仁非

神惠養於黎元爲吏難逃於憂責轉陰晴於反手變饑  
饉爲豐年眷茲默宰之功敢怠其報惟有事神之禮益  
戒無忘

又

郟之爲邑地卑水聚秋稼在野甚畏靈雨茲以病告冀  
獲開霽日暘而暘神則聽許拯其溝瀆實之倉庾神賜  
則豐我報良 薦以明誠神其焉吐

又

水潦之餘秋成無幾牟麥未種嗣歲可憂商賈告病於  
泥塗穡人未終於場圃而連雨不止積潦尙多民亦何

辜吏實不德惟神宰造化開闔陰陽願興從欲之仁  
下憫窮呼之急事神之禮祇戒不忘

送聖水還孚濟龍潭祝文

伏以千里之災抑有徵於度數再三之瀆敢失信於神  
明眷言歲旱之哀號輒勤風馭之至止微衷莫達德意  
未敷殆一方罪戾之所招雖十日窮呼而靡獲謹遵首  
志躬餞歸途罄佛事以酬初心瀝丹誠以祈後效伏願  
神蹤反旆靈液回川尙憐涸轍之氓無廢爲霖之志請  
命上帝速敕雷師轉凶禍爲豐年域斯民於仁壽當懇  
求於爵號庶少荅於生成尙饗



祭叔父黃門文

嗚呼天無意於世乎曷爲畀之以人夫旣畀之而又奪之理何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旅志壹鬱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民烏乎哀哉維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宋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廟堂也則壬人廢而蠻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充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蕪而一薰橫江潭之鱣鮪豈溝瀆

之容身竟中道而出走罹此郵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澹然箕山之下渭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戮姦宄於灰塵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巍然而獨存忽山頽而梁壞何蒼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祐天實禍於搢紳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篤愛推其餘於子孫痛里門之一訣哭來訃於并汾恨易簣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疑馨咳之或聞誓不辱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

執紼挽公之歸葬於西岷也

祭常子然文

嗚呼詩禮道喪僅不控頤以得爲榮以失爲悲陋矣稽古射利乘時若商賈然壟斷物宜彼君子者以心爲師譬猶農夫載耘載耔雖有饑饉吾志不移猗歟子然信道自持抱其家學衡吾氣機如資章甫越人何爲身則不偶論無少卑白首爲郎理復何疑嗟我先君昔遷南夷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忘其旤危先君卽世義不敢遺請婚後人不謀於龜嗟我兄弟坎壈無依方鑿圓柄公獨見私倒其廩困決其藩籬我倡子和終日

不違曰我有財汝其宰之豈其一別訃音遽隨委蛻而行藥不待醫爲仁必壽天不吾欺云何抱璞竟不少施易簣之言我不獲知兩楹之奠莫薦其歸惟以鄙詞致茲涕洟想其音聲欬然在帷庶幾英靈舉此一卮

祭岑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惟利趨芥拾青紫糝糠詩書如商賈然資舟與車得於古人特其腐餘惟彥休父世業於儒自誠而明六經自娛掇其英華恥前弗如譬彼農夫以菑以畚旣耕且種且穫且儲雖有水旱孰知贏虛蚤陟巍科馳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請試吏適迴闕

迂弦歌兩邑古良大夫推其肝肺拊嫗煢孤母或傷之  
同吾體膚去惡勿疑利吾耰耜上黨之治益隆於初剛  
亦不吐弱焉必扶期月而歸遂與世疎幅巾深衣築室  
端居左墳右典東觀石渠鄰里化之訓其稚雛嗟余通  
家三世鄉閭臭味旣同婚姻與俱逾年不見凜然清臞  
隱几而坐骨見衣隅豈期斯人千里半途望哭其堂若  
見巾裾搢紳涕洟塗巷歛歔聊陳一奠往致生芻

斜川集卷五終

斜川集卷第六

眉山蘇 過 叔黨撰

伏波將軍廟碑

功名與五福均意其爲造物者所吝也富貴之視貧賤  
壽考之方疾夭固懸絕矣若夫建不朽之功名銘之鼎  
彝垂之竹帛使百世之後想見其遺風餘烈則與夫沒  
世無聞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得不爲造物者所吝乎  
雖然聖人罕言命以爲言命則人事廢矣然有不得不  
疑於造物者漢武帝之喜功而李廣卒不封侯光武之  
好士而伏波竟以讒死嗚呼伏波亦長於慮患而智於

出師矣而壺頭一劔讒人遂入其說人主一信而不同  
豈非命也夫始其策公孫述隗囂之必敗南征百粵指  
揮而定豈其智於昔而愚於今耶武陵之役壺頭路近  
而水險若道於充則路夷而運遠夫費日運糧敵必有  
備孰若提必死之士搯其咽喉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  
鄧艾用以破蜀李靖所以平江陵也使伏波士卒不病  
則戰有餘矣而耿舒乃謂不從其言致敗夫事固有幸  
不幸耳田千秋一言取丞相衛青平匈奴而致位大將  
軍其智安在故豪傑之士懷玉案此處有脫文則庸夫得以藉口  
而自信其說豈不悲哉且從光武定天下功臣莫不有

封而伏波獨以讒奪至永平圖形靈臺而伏波乃以椒  
房之故不與是命也夫僕侍親南遷踰五嶺將涉大海  
過將軍祠下哀將軍之身見誣於千載之上而歎將軍  
之澤不斬於百世之後豈彼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  
困其功名也耶謹拜手稽首獻其詞曰維百粵之險阻  
兮右渤海而左五嶺洞庭居其肘腋兮九疑跨其襟領  
日翳翳其無光兮谷幽幽其如井烝毒霧之四塞兮雖  
六師其安騁故尉佗之陸梁兮建黃屋而外屏薄蒼梧  
之舜野兮內嘯聚夫不逞屬孝武之明靈兮赫王怒之  
誰梗問將軍之安在兮敢有愛其遺境嗟粵人之喜亂

兮每覘吾之不警彼徵氏之狂狡兮民欲殞於陷穽雖  
不足以辱王師兮非仁者其誰靖下陵波之樓船兮驚  
絕俗之氣稟勢破竹之無幾兮倏迎刃而自定殲渠魁  
以懲慝兮釋俘囚而伸傲布天子之德澤兮舍盟書而  
胥命誓馬革以裹尸兮敢鳶飛而告病何薏苡之興讒  
兮抱孤忠而不見省昔樂毅之去燕兮遭辱主之聽熒  
悲將軍之誰咎兮死青蠅於主聖眷朱勃之何人兮蹈  
欒布之前鼎雖不能已雷霆之怒兮亦少慰夫未瞑仰  
嘉名於千載兮傷吾道之不競功未錄而罪及兮掩大  
德於一眚維鳩舌之何知兮獨忠義之斯敬走千里之

棗盛兮恃德刑於邪正使斯民畏罪而不欺兮猶將軍  
之威令

### 王元直墓碑

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過生二  
十年不識外家侍二親錢塘舅氏自蜀來見吾先君子  
相與論契闊談仁義先君所與遊皆天下士於舅氏有  
布衣交竦然見於色畱卒歲而歸時四方門人爭挾所  
能以進句一言爲終身榮或因之以顯於世而舅氏家  
無甌石口未嘗言貧窮居十年口未嘗言仕往返萬里  
無一毫屈於人者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於是

門下士皆悵然自失過於是時始得見舅氏睂目聆其音聲真有德君子也嗚呼豈可以世俗議哉舅氏之歸先君作六言詩餞之而使諸甥皆賦其後名公卿和者甚衆蜀人爭傳之舅氏閉門不出陳義益高世故卒不能累其心先君之遷於南也平昔親舊屏迹不敢問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厄窮瘴癘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無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遇疾於塗以卒嗚呼過謂吾舅氏能行古人之事而志不達犯患難違衆說而竟

爲俗子所快是重不幸也苟不書將何以伸於後而善風俗耶公諱箴元直字也睂之睂山人祖徙居青神諱惟德者其曾大父也諱文化者其大父也諱介者父也皆隱居不仕母某氏公九歲通經曉解句義父好賑施而患貧無以繼乃使治息錢取其贏以周所乏公從容其旁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鮮而取怨者多曷若師孟子所謂仁義而已乎父大驚取券焚之弱冠以所屬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良侯元叔時爲成都學官見而奇之每與論古人退卽書數百言如史漢贊論者元叔歎其有史筆居喪以哀毀見稱免喪元叔復召



置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閱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是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意與之游爲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以付其子曰吾家不貧矣由是士大夫接迹於門又以詫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足矣元祐閒詔舉經明行修或以公名聞於部使者薦書將上矣力辭而免蜀人尤稱之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喪歸蜀人哀之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青神縣之玉臺鄉仁慎里鑪

頭山之塢公娶某氏子男三人遇早卒次日先日光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楊元龜次適楊顓 孫男四人伯遠仲适叔達季逢公天資仁孝遇物以誠與人子言必以孝與兄弟言必以睦縉紳閒嘗有不能於季孟閒者公作詩感悟之遂相歡如初季父慶源官於洪雅以論事不合取長官怒憂以罪去謀於公公笑曰古人不冑束帶見督郵彼何人哉慶源服其語卽謝病去爲兩蜀高人公實相之其聞人之善若已出有不善者如將浼焉人由此多改過徙義不敢使公知此其行已大略也嗚呼吾母與公同氣也離蜀之年公尙幼先君官於南

北不得歸吾母同安君每念外家涕零如雨曰是子有  
立吾門戶無憂矣然白首無相見期柰何公之來錢塘  
也先妣方食驚喜失匕筯起從諸甥逆公餘杭門外相  
持而泣感傷行路悲其孤而喜其至也後四年先妣卽  
世而公之沒相去無十年渭陽之悲傷無以報罔極又  
二十年先與光以書來告曰先君隱德未有以表而出  
之者子其毋辭過矍然有感於心泣而書之先光皆修  
身有立能爲詩文公有子哉銘曰古人有言惟仁則榮  
豈皆軒冕貴爲公卿禮義以載詩書以耕藏於其身瓊  
弁玉纓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五福有一可傳於後曰攸

好德百行稱首富與貴者泯沒何有我觀舅氏古之逸  
民躬耕樂道以全吾真化其鄉閭訓敕子孫華門圭竇  
吾不曰貧惟士也貴無慙於古視其與遊戶外之履青  
神之原有墳其墓讀我銘詞以考其素

### 孫志康墓銘

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  
以見願畱授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  
余長兄遊旣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元祐閒先  
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薦書來京師先君得其程文於  
黜籍中擢寘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

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志康居官不碌碌議論勁  
正有不可犯之色終身不敢畔所學以宣和二年九月  
十二日卒於淮寧之私第其子虬泣血以告曰虬先人  
寡所合仕纔至尙書郎自少至老受國士知者莫如東  
坡公不得公銘其墓得公子銘之亦庶幾矣敢以外祖  
黃才叔所狀行事來請過惟志康父子於余家爲世契  
自齟齬辱與之遊曩又同宦於并門知之最詳其敢以  
辭力不能爲解乃爲泣而書之公諱勰志康其字也世  
爲虔州感化人曾大父長孺故任太子中舍知潯州大  
父師房故不仕父立節卽介夫也終於桂州節度判官

贈朝散郎公賜進士第授奉寧軍節度推官歷冀州幕  
鄆州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舒州太和縣八寶  
恩及累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自湖外官滿從辟高陽  
太原兩路安撫司機宐文字除知岳州請宮祠除提點  
崇福宮歸於陳公有田在陳遂爲終焉計明年請老又  
明年乃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一公弱不戲弄巍然有父  
風讀書無所不貫穿尤長於左氏春秋文詞典嚴有西  
漢風援古證今而折衷之以已居官守正不撓以仁厚  
爲急故所至輒有去思南陽張公幾仲之帥高陽也精  
選幕府士薦紳間請行者不一幾仲獨曰吾嘗見師是

黃公之壻曰孫郎者不好面諛師是有所議論孫郎從旁輒可否之未嘗依違也吾今守邊賓客中不患吾倡而無和也特用安之若得斯人則吾知過遂辟與俱在高陽八年賓主無閒言幾仲移并門又與之同往過嘗見其端笏以遊其庭軍府之政必可而後有所唯諾毅然見乎色幾仲爲改容更張之所輔益不可勝紀公以文章名世而循循然如不出諸口未嘗恃已以陵物賢愚少長待之如一稱其善而掩其過在邊之久雖武夫悍卒皆心服其誠而爲之盡最後守岳陽政亦可觀是時湖北開新邊調發他郡文檄旁午於道公私惴恐公

呼豪右百姓與計議於庭曰君父之命不可違吾與汝曹皆任其責出檄於懷賦之曰吾不以付吏不汝追逮特寬爲期期而不至者罰皆倍之千里之間民不知勞而軍需告辦岳陽嘗經火災譙門兩觀鞠爲灰燼公至之數月登城歎曰昔岳陽樓觀以偉麗聞天下今乃沒於邱墟草棘間不能復前人之跡守臣罪也父老聞之欣然有請曰岳人懷此久矣非我賢守誰當任之有無惟所命公得朝廷所賜度牒與虞人所獻山林巨植鳩工庀徒而鼎新之不踰年壯峙如昔州人扶老攜幼來觀有自數百里至者皆歎曰孫公不擾吾民不鞭一人

而所立如斯召父之甘棠不在是耶故去郡之日人挽留之不得出郊又維其舟使不得去者累日公治郡專用教化視民如家人有爭訟者公爲辯析其理俾自屈服而去古之循吏不是過也平生無嗜好老不廢書如飢渴然善作古篆秦漢而下不取也娶黃氏初東坡公奇其才以語師是乃以其子妻之公晚得痺疾黃夫人躬治藥石相其飲食臥起經紀家事不以毫髮累其胸中者二年公沒窀穸之事皆夫人自任之有古烈婦之風公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風俗之不振也久矣自義不勝利天下之士以容悅爲工端方爲拙有終身爲

縣吏妻子至於寒餓而天下指以爲歎又私相以爲戒則風俗安得不媮乎而士氣安得不卑也此賢人君子所甚懼者先君常作剛說一篇爲介夫而發歎天下無其人也介夫流落不遇至死不悔志康又不偶於世抱才無所施介夫真有子哉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子一人曰虬事親有立能克其家銘曰崆峒之山章貢之水山川秀奇鍾於孫氏孫氏世儒一經教子至於志康命世之士師以道授父以剛遺處其有聞出則或梃晚遊諸侯遇其所知翔而後集夫誰敢羈抱其經術卒不少施世無王良驥將安之周士也貴秦士也賤義利之分

賢愚斯判斯人云亡後生不見我銘其藏惟以永歎

孫團練墓誌

古者天子置衛曰虎賁書云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來尚矣有宋選擇天下奇才勇士以隸親軍號曰諸班居則以壯國容出則以威疆場故功名之士多由此塗出大者賜旄鉞其次皆得稱名將故太原府路兵馬都鈐轄孫公其人也公諱貴字和叔其先趙州贊皇人自大父始遷河東平定軍因家焉世爲農公生而異於羣兒不好戲弄旣長狀貌頎然智慮倜儻里人皆異之公亦稍以功名自期志不在畎畝閒也會國家招置新

軍公卽自詣太守請補其缺太守馮公惲奇其狀以爲他日必富貴吾所不逮乃畱爲鈐下吏給其衣服俾習弓弩射藝不踰年能挽強超乘絕於等輩是時朝廷詔下諸路選才武以實班衛太守卽以公應詔遣之日祝曰富貴無相忘其愛重之如此至京師充御龍直人員每較藝常居第一入衛十年天子親御殿閱試諸班以公絕倫遂授東頭供奉官河東都總管司準備差使是歲熙寧八年也丞相韓康公帥太原夏雨不止汾河暴溢欲壞堤敗廬舍亟遣公護築之公晝夜廬於堤上自執朴以巡役人爲危之而公卒不動堤以完安韓公喜



日全吾民者君之力也未幾除麟州橫陽堡兵馬監押  
議者請麟府封三州巡寨官不宜用內郡人且無邊勞  
者恐緩急不足倚辦委將臣沙汰之而用土人之有功  
者公獨以驍果勇健爲軍馬使張公世矩所惜畱而不  
遣議者不能奪元祐六年爲河東第一路副將駐橫陽  
堡時夏賊梁乙逋犯麟府衆十五萬諸寨閉壁公獨毅  
然不顧數出奇兵撓擊之殺傷甚多且開門示閒暇賊  
疑不敢近又遣偏裨領騎捕得賊生口盡知其虛實歸  
有日矣乃出家貲募死士從閒道約麟府諸將告以賊  
退期使設伏邀擊其怠諸將議不合賊鼓行而西莫有

誰何者士氣憤沮於是始服公忠勇而惜其謀之不用  
也公自授官往來河西幾三十年熟知敵人之情狀山  
川之險易部落之多寡故機不妄發及其慮勝而動忠  
義所激則常爲士卒先凡與賊遇大小十九戰未嘗敗  
北捕獲首虜以千計積功累官至昭州團練使爵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崇寧之初左右有言公姓名於上前者  
有旨召詣闕陛對稱旨卽除太原府路兵馬鈐轄大觀  
中陞都鈐轄公老矣邊鄙無事乃學方士養生服餌之  
說無何瘍生於首公曰是命也醫何爲哉疾遂革以政  
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終於太原官舍享年七十有三政

和四年七月十二日卜葬於真定府元氏縣某村之新塋公性沈毅有謀馭士寬簡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又好黜鄉人之急平生所得廩賜施與略盡屬續之日家無餘貲人爲嗟歎然本起於田家子初不知兵猝然見奇於馮公竟有立於世昔唐李勣臨事遣將必觀其人奇龐福艾者付之或問其故荅曰薄命者不足與成功抑亦用人之一端也歟公之曾祖諱同祖諱通皆不仕考諱誠以公貴至太子左衛率府率贈官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妣李氏贈和義郡太君公娶鮑氏封仁壽縣君子二人長曰翊以戰功至武節郎次曰靖忠翊郎孫男

四人昂曷皆承節郎曷承信季未名孫女五人尙幼過始官於太原之歲也公已病不及見旣沒其子翊狀公行事以來請銘過推孝子仁人思欲揚其親之美其可辭焉銘曰雖甚盛德誰能去兵赳赳桓桓天實之生公在內朝王之爪牙出衛社稷能執干戈以征則克以守則固惟忠與孝用訓其旅旣顯其親亦令其名畢萬七戰死猶有榮不貪天功邊邑以寧子孫緜緜吾是以銘

襄城程先生美中墓誌銘

古者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雖王公不敢以其位加於匹夫而士亦有不見公侯恥於鼎肉

亟餽亟拜之義秦漢以下風俗不競降志辱身惟利是趨故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有以也夫有襄城布衣之士曰程美中素以儒術教其鄉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獨尙氣節不妄交於人鄉閭皆嚴憚之尊之曰先生蓋嘗有侍從貴臣出守潁昌乃先生之友人也或勸之俾修謁焉顧笑曰我賤彼貴招而往吾猶病之若栖栖其門戶人其以我徼口腹而來祇自取辱焉衆大慙服邑有富人遣其子受經於先生既中甲乙科鄉人榮之而先生澹然無德色其後貧甚或強使謁之以病告陽許諾而卒不往汝潁之士爲之□

□過與其子轟遊轟又稱其處兄弟之間有難能者曰吾祖昔以財雄鄉里有子五人先生其季也伯仲皆豪放不事生產田園悉爲嬉遊費殆盡而先生敝衣蔬食杜門讀書不問有無全兄弟之權夫孝悌稱於其家厄窮守道稱於朋友抑亦無愧於古之士矣今其亡也可不識乎先生諱彪美中其字也世爲開封長垣人後徙居襄城曾大父悅不仕大父永贈太子中允皆隱居自晦財豪而善施父諱初蚤中九經第仕屯田員外郎性剛直好譏刺大臣以故仕不甚顯母李故丞相沆之孫侍郎師錫之女邑封長壽先生幼而警敏好觀史書不

特事科舉學年甫弱冠矯矯自立推重於先生長者皆自以爲莫及襄城舊儒曰楊泌未嘗妄以文許人一見之斂衽心服遂以女妻之由是爲襄城人先生善誨人至誠遇物期於長育成就學者從之如歸相踵登進士第多有顯者然終其身僅能取薦書而已一命不霑交遊稱屈是命也夫政和七年龔以上舍士貢於京師而先生亦以免舉恩將同試於春官未行而以疾終於其家享年五十有九歲在丁酉八月二十五日也子四人曰龔口闊開女一人適孫娛故資政殿學士康公猶子也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地從祔其先龔來請銘銘曰

源遠而流長立善必有自也安時而處順秉德必有似也介然乎不羣於物此其性之於己也不報其人而報其德天殆將以昌其子也

安邑縣壽聖寺第一代住持海印塔銘

我先大夫卜塋於郊敖求浮屠師使居其旁義光者自解梁來能誦戒講說經論請止畱作佛事薦冥福衆不捨去遂建道場鐘梵之音晨夕無廢光爲人強力敏給喜於事功問其師承曰解之安邑住持壽聖寺第一代海印其名也印寂矣其道行有足書而未有發明之者義光死有責敢以是請某唯先塋有託於光其何以辭

師姓張氏邑之王范村民家子也生時有光燭室人以爲非常十五卽出家禮僧交青爲師至政和二年乾元節以誦經應格爲沙彌二十受戒具邑始建壽聖寺師爲道俗所推使住持初未有屋一椽不數歲佛宇僧舍鐘樓經閣山門廚廩皆具備而從學者翔集矣師持律甚嚴誦經精專自云於日星閒能覩見諸天人相豈所謂獲常清淨眼之報者耶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五臨終之日有異香滿室遠近來觀歎未曾有其徒奉其骨塔而藏之法嗣法孫凡三十一人列於碑之陰蘇子曰南宗北律其自

相詆訾所從來遠矣使吾言信然由戒生定定生慧其成佛得道豈有二哉宣和五年四月初十日記

### 河東提刑崔公行狀

曾祖諱裔故贈工部侍郎祖諱嶧故任刑部侍郎贈特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播姓崔氏系出於魏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爲天下望族其先占籍光州徙居開封不知所從來自特進公帥慶陽乃家於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初任涇州酒稅積官至朝散大夫自涇州酒稅歷遷知鳳翔之扶風瀛州之河間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遼州判

官通判岢嵐軍知南渠均遂三州領利州路轉運判官  
提點梓州河東刑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扶風以母憂  
去官河閒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改提  
點大遼頓事不赴凡出仕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爲  
人溫厚靖深喜愠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  
於吏事初宰武安州旣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  
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誘說豪右出粟平其直籍貧民使  
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殍黃髮垂髻扶  
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  
朝願再畱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人時驚異之其後出

守專以清淨不擾爲政務在舉大綱略細故與吏民立  
教期於無犯推轂士類率先寒素掾屬有故人子詭以  
其父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而卻之然  
卒加薦引人以此多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  
寧中有詔天下建置佛祠榜曰天寧萬壽公時爲遂寧  
守奉詔矍然曰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  
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庀材治具躬自督視鼓舞  
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追胥之  
擾也大觀初太行有點盜曰李兔者聚徒山谷時出寇  
掠驚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



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略授諸將按  
劾其逗撓疲懦素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  
勇未幾披其黨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大行以寧請改轉  
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  
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廩吏養兵儲邊之費  
計入以爲出罷不急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  
儲廩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麥民無以輸吏恐  
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敷辦之狀有旨遂  
罷夏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  
詔一曰議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漕運四曰慎舉官

五曰罷權酷六曰議財貨七曰罷時估八曰重農事其  
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略矣久之復除本  
路提刑發伏擿姦郡吏震悚先是有浮屠氏者爲獄詞  
逮引目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案  
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其非黨與讞於朝貸之復爲浮  
屠如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  
不冤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旣倦游慨然有  
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罷乃竟請歸  
闔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鍊氣之術爲意  
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

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龠字元量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恩當任子捨其息以先龠朝廷不從歎謂龠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先君旣得歸乃謝事以恩授龠命下兩月而公卒嗚呼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大夫宗問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琥曰諷皆早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彥孝純尙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於陽翟縣某原周宜人之瑩公平生無他嗜好唯喜藏書蓄古器傾家貲以求之不憚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編集於家二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人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

名曰易覽亦藏於家過昔從仕太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整氣溫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內外丹之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說靡不造其精微蓋自弱齡從事於茲晚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齒髮不衰顏如嬰兒殆有得於出世閒法者夫重於內者必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輒思之過嘗辱公之知論薦於朝又與其弟元量遊復同閭里講公生平爲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墓塚云爾

斜川集卷第六

斜川集附錄上

遺事

宋史列傳

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

長元業過生於熙寧五年壬子是年東坡

年三十七任杭州通判

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為兵部

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

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需者一身百

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

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

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

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

次知穎昌府鄆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  
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  
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  
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  
篋箠箭

宋故通直郎睂山蘇叔黨墓誌銘 晁說之撰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  
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  
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爲兵部尙書任右承務  
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卽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

年遷儋耳安置旣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  
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  
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  
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  
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  
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  
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  
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  
生前先生攬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爲  
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

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蠻夷  
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噬毒莫爲之疾病雖有欲殺  
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  
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還至永州稍還  
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  
城縣之小蛾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  
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  
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卽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  
事爲泯泯浮沈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徇  
徻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閒

節槩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  
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岫樓桴溟渤之純孝  
而一旦忠盡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  
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  
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  
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  
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  
魏軍以死耳若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  
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  
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

之耶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遠居海上

無他成就

下闕。朱彝尊書晁以道撰蘇叔黨墓誌後

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官隨若求活草閒乎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塵後錄載之而晁以道志其墓稱以暴疾卒於鎮陽繹其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媿其父矣攷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於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責逐責降又而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頌之念萌於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為東坡出子嘗愬於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談諧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槩存焉是已乃毀之者謂叔黨諂事師成自居乾兒夫師成既以東坡為父稱曰

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為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謗之貝錦南箕尚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

### 揮塵後錄二則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

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

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我即其

子官從爾輩求活草閒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

乎世不知其節也趙表之云

廷博案叔黨生於熙寧五年壬子卒於宣和五年癸

卯十二月無絲至靖康時也此說似誤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穎昌極無慘有泗州招信士人李



稹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徊以師資焉且致  
餽饗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爲淮漕自京師  
枉道以訪叔黨畱連清宴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  
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人南侵高  
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卽命李齊金帛往訪問行府犒  
師并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天補  
承務郎由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揮塵三錄一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  
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

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繖蔽  
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脩廊內侍一  
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  
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  
大之居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  
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  
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  
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歎賞再三命宮人捧  
賜醕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閒登小輿而  
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胡元功云

老學菴筆記三則

杭僧思聰東坡為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閒挾琴游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游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

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

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廷博案懶真子曰淵明乙丑生至乙巳賦歸去來是時四

十一矣今游斜川詩為辛丑歲則年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近得廬

山東林舊本作五日邵康節手寫淵明詩亦作五日宜以為正云云是叔黨蓋為行本所誤而放翁亦未深考也又案朱翌游曹源菴詩序云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時年五十予以正月二日游曹源菴年五十二矣知承其誤者非一人也

叔黨政和中至中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為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為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為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曲洧舊聞三則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

能傳者能以筆傳之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  
二人皆辱與子游同升而竝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  
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  
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  
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爲馬糞諸王爲  
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  
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此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  
可不知乎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

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  
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旣寫畢讀之大  
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始  
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雲麓漫鈔一則

東坡先生旣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  
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尙畱京口以書抵  
先生云云書不錄先生得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  
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伸楮和墨書以荅之云云書不錄

藏海詩話一則

蘇叔黨云東坡嘗語後輩作古詩當以老杜北征爲法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傍與竹枝詞相似蓋卽俗爲雅

墨莊漫錄一則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揔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邵氏聞見後錄一則

李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稜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

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錄一則

乾道丁亥五月辛酉抵宐興七月己亥早赴縣廳爲大行皇后夏氏上仙常服哭臨辛丑晚臨訖釋服解后新大府寺丞蘇峴叔子東坡曾孫而過之孫居穎昌陷金

尚書符奉待時挈以歸今爲駕部迨之後昔東坡買田陽美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峴居此嘗與武義兄弟同班改官以錢端禮薦除太常主簿今代大府闕

元遺山詩注一則

題蘇氏寶章

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冲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爲最怒耳

墨史一則

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子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

使之別室爲煤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魄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

研北雜志一則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縉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脩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耆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浮沈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

明爲人曾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  
林二子迨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郟城  
令岑穰彥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許  
亢宗幹譽冲澹靖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  
晁將之無斃自金鄉來過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  
遙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  
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有許  
昌唱和集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嵯巖之間雖絕伯牙  
之弦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

畫繼一則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  
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尙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  
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欒城公每稱  
其孝平生禁錮僅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  
叢篠咄咄逼翁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  
能爲竹寫眞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志其墓  
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  
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竝以焦墨爲之此  
出奇也

香祖筆記一則



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秦蜀驛程後記一則

節錄

十三日抵定州謁韓忠獻蘇文忠二公祠祠爲衆春園舊址叔黨嘗通判中山今配享蘇祠又天寧寺壁舊有叔黨楷書云大帥陳公邀廉訪梁公飯於天寧率其屬遊企盛侖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

### 斜川集附錄下

#### 蘇文忠公集

兒子到此鈔得唐詩一部又借得前漢欲鈔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

儋耳與程秀才書略

軾與二十七娘

似謂同安君

甚安小添寄叔

小添似謂迨竝寄叔謂過也

無恙

杭州與王元直書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

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蓋村學中語付過  
研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  
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  
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  
過

軾與幼子過同遊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  
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畱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  
小閘瀦爲澄潭使水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  
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  
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遊壽聖寺過隱者石君  
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 題壽聖寺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  
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  
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  
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丹  
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  
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  
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  
坐遺屣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游呼與飲既

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  
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  
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  
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題羅浮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  
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  
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  
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  
歸倒行觀山燒壯盛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棧中  
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

影頽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記游白水巖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且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  
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栖禪寺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  
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  
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  
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  
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  
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吾  
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書筮

已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上元夜游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艇舟竝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

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書合浦舟行

周在浚晉碑

明仙寺有蘇斜川詩碣前題云路轉花谿不踏塵仰頭人語半天聞到門真記山重數但覺衣襟有白雲吾齡已丑三月晦題吾齡不知為何人其字類黃涪翁後題政和甲午孟冬中休後一日蘇過叔黨老明自開化甘泉至明仙時念老禪師復出世矣因題詩壁間暫拋塵土扣雲扉山色空斜川集附錄下

完

濛翠溼衣澗水松風俱有恨道人餅鉢幾

時歸

後彥明似仍當作老齡出世或是出山之誤俟翻檢元書

斜川集訂誤

再遊儀真呈張使君

江淮冠蓋鬧如林  
求一已知何處尋  
風月欲談嫌許事  
山川不險似人心  
使君德量如天遠  
舉子科名自陸沈  
秋氣未悲先淚下  
黃花雖好不曾簪

寄如皋葉尉

借馬石莊去天寒  
曉出門亂岡行  
兔窟數點入鴉村  
欲醉酒力薄如迷海  
氣昏客遊無限事  
端的向誰言

金陵上吳開府二首

時平無事清吟好  
衛霍貪功未是奇  
爭似一篇人膾炙

四方傳誦臥龍詩

開府帥襄陽時嘗遊隆中為諸葛孔明賦詩有翻覆看俱好之句為世稱誦故云

廟堂陶鑄人材盡流落江淮老病身又踏槐花隨舉子  
思量鄧禹是何人

長元案右詩四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蓋龍洲道人  
劉過詩元蹟祇書名而不著其姓後人遂誤裝入蘇  
氏一門卷中今考金陵上吳開府二首見改之本集  
則前二首亦為劉作無疑厲氏宋詩紀事亦誤錄之  
殊未察江淮老病及槐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踪  
蹟均有未合也

### 小雪

沈沈五侯居碧瓦映華稅獸炭麒麟紅銀瓶黃封揭春  
風繞幄帳醉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誰憐  
葦門士破屋穿飛屑

長元案右詩載事文類聚宋詩紀事錄之考永樂大  
典所載凡十四韵此非全詩也

###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  
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  
長元案右詞花菴詞選以為叔黨作注云此時方禁



坡文故隱其名以傳於世或以爲汪彥章作非也予攷黃公度知稼翁集有送汪內翰移鎮宣城詞正用此韵又玉照新志云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闕云云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閒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路遷之於永据二說則此闕爲汪作無疑花菴之語殊未確也

宋蘇叔黨先生斜川集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者凡十卷宋史本傳稱二十卷久佚其傳無從攷定以世豔稱之雞林黠賈時以贗本鈎致厚價今好事家往往有錦題緗帙列之文房玩好閒以供清賞者皆龍洲道人劉過詩也昔嘗懸金購求冀獲眞本以與三蘇文集竝行久不可得旣閱王弇州題跋乃知以劉集充斜川自元季已然不自近始因歎廣陵散久絕人寰矣歲在癸巳

朝廷開館纂脩四庫全書

特詔儒臣從永樂大典中搜羅遺籍時山左周編修永

年於各韻下得先生詩文散片共若干首緣全書提要將外省所進斜川集贗本駁去乃畱笥不辦繼予妹聳余編修集於孫中翰溶齋偶見彙本亟以告予予驚喜過望借歸錄副從宋文鑑東坡全集播芳大全諸書考訂訛舛增補闕遺釐爲六卷又採他書所載遺聞軼事輒錄附焉計其卷帙祇原集十之二三然數十年夢寐之書忽於無意中得覩吉光片羽手鈔心誦未匝月而畢事語云物聚於所好不信然歟友人鮑以文氏嗜奇好古先世所藏兩宋遺集多至三百餘家亦以未見先生詩文爲憾會有南鴻之便

卽以錄本寄之以文每得異書不自珍錮枕函帳祕往往播在藝林公諸同好更能損貲壽梓以續六百餘年一綫之緒俾汲古之士得家置一編以供茲誦嚮之誤收贗本者亦得悉行刊正頓還劉集舊觀俾龍洲仍以詩豪雄於奕世則又不獨爲蘇氏之功臣矣乾隆壬寅二月二十九日仁和吳長元書於南城張少蓬寓廬



斜川集兩冊長塘鮑文涿飲家藏本曾校正數  
字并補錄題郭熙平遠三詩遺事一則於後  
嘉慶癸酉仲夏鮑文過余千墨菴中高刻叢  
書出此持贈今于甲戌仲冬重裝展讀丈已歸道  
山四月矣不勝黯然參茶居士貝壙志

